



馬石田文集卷第九

序

送劉文可之官汝州序

曩余在穎汝間識泰山劉君文可時文可尉新蔡縣嘗  
騎駢駒戴武冠手大鳴鏑腰長刀驍勇勁悍闔縣狗鼠  
不敢竊發余方疑文可直一武士尔於文吏事蓋廓如  
也又七八年余策試京師每與縉紳學士論才器人即  
先以泰山劉君為稱首無一人或短之余又疑斯人者  
特鄉里姓字之同者也非余向之汝穎間所識者也以  
是之造請之禮焉一日闢門而謂余舍人曰前新蔡尉

劉君未余起走堦所下進諸賓位拜既歷叙往時余先  
大夫官淮南行事暨尊俎歌詩風流講射御田原教種  
樹農業諸論著文字數真如誦五指而信之也余於是  
尤賢之重諗之曰昔君尉縣河外不過如幽并豪侯等  
而今也蜚聲稱文儒雖學術之力而何功之亟也劉君  
曰不然夫夫子一蹴而當女子百躍我視之尚為不力  
何亟也且我前年尉一縣今貳一郡子知其道乎令甲  
歲造楮幣若干置工官秩視外縣令丞上凡工官歲造  
楮幣患不給至大中天官氏以我是司我倍其歲之入  
而不勦民以自銜屬考官最乃更我為二千石亟今將

之官子其序以表我遂序之曰昔也武而今也文昔也  
縣而今也郡河南成周之墟周南汝墳之化不泯我聖  
天子文教隆盛似周成王要必刑措而後制禮作樂君  
官河南日當喋々問文獻衣冠家掇拾周之逸書以頌  
上之徵則余也又將操觚牘以俟

送牛國寶罷教光學北歸序

余嘗觀乎山之木有所叢蒙焉隱於中曾未啟也頃之  
友人國保牛君告余曰我將去潁州顧子有言以贈余  
應之曰趙夫子唱古學於君之邦君之行殆欲大肆其  
所學而充其志耶敢以山木之說辱行李夫大山之產

群木也其當嶧負麓廣坂長谷風日所煦清淑所會是  
木也必挺聳條暢繁蔚充盛入雲刺天百仞千尺本可  
柱棟一作宇末可几豆其或窮崖絕壑陰寒是集栝栲雜  
植叢淮一作蘿互膠是木也必監錯擁腫離竒符婁一作倭  
不克茂達不中規矩寧元氣滋液之不均即將厚地孕  
育之不類耶抑亦所樹立有利否也何同是木而材不  
材如是哉今君之穎川當漢魏時為名郡天下高節之  
士率十五六出穎川彬如鄒魯間其流風餘韻尚未  
艾也今趙夫子豈其人耶君所謂風日所煦清淑所會  
者也將見上徵明堂之材於穎水之上矣余方離竒荷

婁一作倭以待繫事

送崔少中序

談者謂近世治賦之臣率多弄刀筆畫籌策日夜屑不  
祈毫毛利害飛文舞書陽與陰掇一有豪傑魁偉之士  
學古之人以仁義為說者則羣笑目譏指號狂惑斥去  
恐後太師長史燕國崔君以今年春提舉山東缺治將  
行天山馬祖常曰子好仁義說久矣持仁義說往山東  
治賦是舞干羽而戰也是擊鍾磬而田也或曰不然夫  
操戈以入人之室雖三尺童子亦將召徒而拒之使之  
端委執綏揖讓下車而問館焉則盜跖有所不敢辭道

之於天下如是哉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遂系以詩曰  
衣之華兮雖網而章道之華兮雖闇而光有美一人兮  
佩玉鏘，捨我而他其何可忘

國語類記序

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隸分及今之  
書雜然並傳觀乎皇帝，嚶而下迨晉楚列國其間貨  
錢刀布鼎彝敦簠誌記銘刻文字形畫之殊極六書制  
作之變魯不少相襲而其聲音文義相生相成百世一  
道我國家造蒙古書曰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  
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梏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士

弟子負教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鼓篋而游學宮者嘗  
比於孔氏之徒焉大僕經歷持廣平張大卿所著國語  
類記若干卷來請曰是書實古轉注之義為多切諱此  
有年矣大卿乃能綴緝本末成一家言凡國語之引物  
連類假借旁通者班，具焉子盍為我序之祖常曩讀  
曲臺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列  
辨博纖悉畢載何則其資寡者其中窳其籍厚者其內  
充則大卿之為是書後世稽古者尚有考焉

送人南歸序

下邳翟君志道解易玄既成書進之闕下天子喜其勤

詔丞相府特與提舉儒學官凡儒服者咸推為榮仍悔其已由雜道進而崇君之進以正也率恣於君而因求君之學不已遂謂玄義出老子孔子徒所不道揚雄遭漢厄運訖，諸儒間著太玄深諉於易其名義悉與易不類宋周邵程朱四家論道理傳天下後世者往，常以二書不並稱今翟君挈四聖一賢之要歸而比之其有以越乎人矣以余為識翟君請問之余謝不能乃自為書遺之曰夫士之博於文久矣彼百氏肆彘衍雄深荒忽鬼恠之辭高說天人下援俚諺鉤貫旁出漁獵小道蔚乎其相稽也燁乎其相徵也騷乎其外裸而中

窺也訾乎其出侈而入嗇也為士者靡不掇拾其精華而芟剔其蔓梗也辟則津焉民有趨父難病川之不可徒涉也而曰必求杠梁而不乘桴則可乎否耶其利害炳，明矣且復諗翟君曰君將再往一作東南游東南有勝國故都去今世尚迩其遺老猶在中必有如箕子者且為我訊之洪範之與易，之與楊雄太玄果何如也遂抗手而別

### 游經歷字序

游氏為河南望族河南祖常父母邦也宜知游氏為甚悉始辨章公起家以清德素業教諸子皆恭儉守家法

傳殺十年不殄而愈熾以及其孫僎三年弱冠即筮仕  
為監脩國史叅軍宣政院經歷僎曰子知吾家世吾且  
有請先是翰林姚公名余曰僎矣而字則未有也願有  
以字我祖常曰惟古之道冠而字於阼階禮之意以責  
成人也今子官于朝有年矣庸藉乎字為也雖然子有  
命所不敢辭請字曰嘉賓夫僎主人之二一作也古之  
人相見而禮飲也主有僎而賓有介焉僎能修主人之  
辭以致乎賓以授介亦有以復焉於是乎宣禮節  
合文章觀辭命整容體油然大順生人道成矣嗚呼  
其義顧不深哉是則曰嘉賓如之何不可尚思有當之

李氏壽桂堂詩序

燕趙古稱多彈絲趾曬慷慨悲歌之士風聲氣俗表裡  
并代田獵騎射以為生常報死感激以為壯偉居秦之  
世趙及韓魏東方諸國糜爛蹈藉人幾於無而燕獨存  
其筋角粲粟之富督亢之饒傳數十世而不衰豈亦名  
公始封之國邑人愛之而不肯去譬如甘棠而勿翦  
勿伐者也我國家都全燕之地以恒碣為城以瀚海為  
隍生聚教養十百於古萬方之珍恠貨寶瓊琳琅玕珊  
瑚珠璣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吳越之髹漆刻鏤荆  
楚之金錫齊魯之柔纊織縞崑崙波斯之童奴冀之名

馬皆焜煌可喜馳人心神則得為民而居其地者天下  
幾何人哉得為民而又居其地且又不為彼物俱化者  
蓋真鮮矣或曰王畿之民匪華車服美室屋則不足以  
樂承平而崇理治矣矧有悅親心而婉順其好者乎詎  
可亟病其奢而深詬之也祈津李氏正卿有母年八十  
矣以絀繡為工不廢有弟四人悉相孝友正卿甫昆季  
葺屋都邑之中以奉其母氏翰林侍制趙君穆為書其  
其一室之名曰壽桂嗚呼若斯人者亦庶幾能悅親者  
也亦庶幾不為物化者也雖然非得載諸太史氏文字  
之末詩賦之間則其亦孰信之哉

送李公敏之官序

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則人皆慕義向化矣延祐初詔  
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五十人或翔方于闐大食康  
居諸土之士咸囊書橐筆聯裳造庭而待問於有司于  
時可謂盛矣然其進之道雖則曰應詔對策皆不過文  
藝細碎矯誣情實求合乎有司而覲得一官於天子也  
未聞其不為利祿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獨行違今而趨  
古孟軻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余在河南即聞于闐  
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變其俗其學日肆以行  
浸漬乎六經汪濊乎百家蔚然而為儒者流離困苦益



自刻厲教授於青齊之間賴公卿大夫知其賢名薦牘  
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  
豈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公卿大夫之知而不可必也  
又豈為利祿世資舍其所存而要其所無者哉如此則  
孟軻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吾公敏是已余今蓋知愧焉  
於其行故為序以別

王夫人貞節序

集賢待制兵部郎中康里巖之外祖姑王氏故贈上護  
軍琅瑯郡公之女故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女弟陝西  
行省郎中劉天瑞之夫人也夫人十四歲嫁劉天瑞又

十六年而夫死又二十六年所在有司上其事於丞相  
府旌其門焉嗚呼甚矣禮之可以善俗也古者婦人夫  
死已稱曰未亡人則是欲從而死也今王夫人始為顯  
官女與婦也則夙夜敬事脩飾工容及其夫之沒也則  
䟽布被體號泣若將終身嗚呼婦人之行盡如王夫人  
則俗豈有不善者乎然善俗之道視其上之禮如何尔  
上之禮既已敷錫道揚表異褒美書在官府名在州里  
凡所以為善俗之道者亦云至矣而縉紳學士讀古詩  
周禮先王善俗之意相屬而為之詩以宣昭天子人倫  
之化且使民有所歌詠而觀感焉是亦縉紳學士之懿

德也為義固不偉歟

送高富卿學正歸滑州序

謠諑以為辭翫駁以為學利於時而躓於道賤已而貴物夫豈謂儒者之要哉寡默以為廉齷，以為恭茲又豈謂儒者之要哉前年魏郡高君富卿被省檄主光州學州人之子弟從而嚮道者數十人方駢進不已且將有來游來歌之士而高君受代去學官故服孔氏之言者咸重不忍其舍吾黨而他適也咸重賢其操儒者之要而無彼二者之失也作為文章書諸幕帟以張於祖道之右祖常竊聞而私慕焉於其行贈以言曰君不躓

於道不賤乎已使其在孔子之世則有顏淵閔子者為之依歸而取正焉斯能入善人之域矣不寡默以為廉不齷，以為恭使其在孟軻之世則廉必不如仲子之廉恭必不如柳下惠之不恭矣若然則高君可不謂之儒者乎

送聶道元詩序

少之時隨親提携往來宦游江淮之交續古績文視世之進取不屑也及官浮光祖常年已二十矣旦夕侍出入吏來白事嘗從廳事後竊聽吏多以名呼私甚薄之獨聶君道元先子每特稱其字焉松又疑之請曰聶君

特筐篋曹屬獨字之何先子願祖常而教之曰兒來前  
立吾誨汝蓋聶君異他吏當休沐下直跡他吏皆縱酒  
叫號市中道元服澣衣而講律義於家不出也斯可敬  
矣汝無忘吾言後其名曰大彰灼淮西山南部使者並  
檄聘之貢地官掾轉登臺郎奮迅騰拔出贊淮東憲府  
而祖常承大宗伯之職于朝道元喜且命曰先大夫知  
我之行子豈無言乎縉紳之士咸已賦詩為贈矣子  
宜為序若夫壯詩人之情性惜執手之別離則詩序之  
製也曰情性之所由以達乎人之親慨別離之相慕推  
今日以至于當時則茲序之所起也敢以是為道元送

### 別詩序

#### 風憲宏綱序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  
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  
靡不顯示常憲儆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  
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劾不俾瘵官貽憂  
惇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  
魏有法道路有狗今國家肅清憲綱汲引言路其見諸  
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  
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

卧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固以下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不能強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淶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懣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噐之過實者必不良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它求焉袁君德平之文

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華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余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余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行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于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集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龐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骯髒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者而為史其言雄深

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憤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謔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宗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衰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窳藻麗而不華俾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畧告之

楊玄翁文臺序

讀楊玄翁文臺再過得其辭之意義氣之音節蓋隱君子之言也延祐初予售于有司是時以古文明者清河元公復初假予以言曰子之備辭幾於古矣然於質實則過之於藻麗則乏矣予起應之曰祖常初無志於斯世功名之業聞古有所謂立言之士粗願學焉而弗舍之也今國家以文取四方士其進也不雜是以致此幸先生教之然稱以質實則祖常有未敢能茲十餘年矣蘊而未發也力小勢在下信者寡而傳者或疑之間與東平曾子貞甫王繼學甫中山王儀伯甫蜀郡虞伯生甫相下許可用甫宣城貢仲章甫講求其說而猶以質

實為難而不得一變斯文為歎也而今也玄翁之文隱  
君子之言也蔚然而充鏘然而和而怍然而有激也質  
實之域幾其造矣乎之於藻麗者不飾之耳君試以論  
同志者何如也

梁氏壽慶堂詩序

監察御史梁克中請於馬祖常曰吾世家宛丘國家平  
宋吾父君用甫以應募戰有功進領戶軍居閑嘗教

克中昆季曰吾年幼氣實時詳於詳於疑誤弓刃出廣海瘴

地與盜賊羣結艦連屐轉鬪相薄毒霧之塞也如蓋帷

狼狽交啼之悲如號一作魅諸少年皆樂措難俘殺為

快計而吾獨被甲執盾以赴敵未嘗妄戮一人亦未嘗  
以所欲貴富者載諸心以殘人之子女貨賄辛勤來歸  
吾弟又奄先人之業以自殖而吾亦未嘗介於懷以求  
已私也若曹生泰平盛世慎自問學事親孝謹人言  
天之報予善人恒有餘慶或者其有然乎克中佩父訓  
學未成而仕由御史大夫掾得官承務為江東廉訪司  
經歷進南臺御史遷西臺御史入為監察御史累階五  
品請于朝封吾父曰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宛丘  
縣男母閻氏宛丘縣君今壽皆八十冊頤素領虞一作  
坐堂上不穀之子三人孫男六人曾孫男女又六人侍

膝旁怡愉甘旨殆知喜而忘懼也元統元年父十一月  
 殿中侍御史和禮台等以聞天子初賜一作尚尊酒偕所  
 封制即賤臣之家以寵異之夫名與祿豈必賢者待之  
 為榮哉雖不賢者亦待以為榮也韓詩曰曾子仕為吏  
 以樂得養親雖祿不過鍾釜猶忻喜也魯子可謂不  
 賢乎以彼其賢猶曰喜及祿養不賢者能勿喜乎克中  
 又將求薦紳先生作為文章以繩天子之賜而助吾喜  
 為母壽也干一言序吾意何如予曰子孝矣夫子孝矣  
 夫天之報于子固有不得而知者惟明天子所以望于  
 子者豈不曰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敬之以義事之

以道仁人之於民也必體父母以子之故噐子為御史  
 成子為孝人者政有望於子也子異時為名宰士為良  
 公卿為民之賢父母一是心而已明天子之望子者如  
 此子姑持予言為子父母壽其必亦喜無量惟賢者而  
 後知此意也子謂何如克中曰然即書而為之序

送雅琥叅書之官靜江詩序

奎章閣叅書雅琥字正卿取高科登朝廷以文學才諳  
 遇知于天子出貳郡治以宣上德而備百姓之務亦可  
 謂榮矣然而有為不懌者謂正卿宜在館閣華要與諷  
 訪獻納發謀議佐政事而自効於靜江荒遠僻隅山側

狀海之地孰失之歟余為之言曰中州大夫士吏南越者往不樂其土其仕皆有苟且而無憂勤之心以故其政事解弛莫致其治教之意而蠻民與徭合盜廣西數郡罹其暴害天子宰相以靜江重鎮守臣未易稱任又知正卿嘗家衡鄂辟于其壤識其山川巖坎之勢市里田土風謠習尚話言之變害利詭冒儉良之形制其傾採踔躍而導其善心必有素計也他日正卿以親老乞高郵便養而天子宰相特有是命焉夫以嘗仕于朝出入禁籞為文學之臣而治其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否皆已習熟之士專思一慮以勞其職以宣布上德而

無苟且以憂勤百姓之務余知其必能成在官之政為後來可守之法矣此正卿所當自致其治教之意而天子宰相之所以命正卿者也又孰失之歟然余聞往時廣西憲臣帥守嘗併力以勝盜勝則削骸戮孥矯虔毒民使荆湘衡鄂兵以萬數卒殫焉正卿其特將除是而已耶抑用之為小異也豈亦制而導之亡素計猶不免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亦嘗思於其言否耶繇鄂泝湘過衡抵靜江吏者多中州大夫士正卿為余諗其賢者曰受命為吏大者專方鎮小者一郡一州起居靡有所失飲食不



侈以妄雖越南與中州不大異也豈當以不樂而置官以不事利進裸耶倘曰余之言可豈得蠻獠之為盜哉噫亦其民之幸也已於是不懌者與館閣僚友及京師聲明之士各忻然為文章以美其行而勸其無久於外以致其去處之情而請余為之序正卿固喜任事者故次第其言以送之

送簡管勾序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而為之矣始簡君布衣褻然游公

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鉤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弥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躓而義愈薦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尔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漢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吳養元管勾還家省親序

番易吳生養元年弱冠循、務進理自將無世俗子弟  
華美之習吾嘗愛之今年中書署為曲阜先聖林廟管  
勾捧檄而喜告予祖常曰小人有親方壽而康寧今茲  
被檄非敢以尺寸之進為喜、得升斗之祿建親榮養  
也祖常聞之遽然色變而嘆曰昔吾起草野戰藝於京  
師得一官則皆失怙恃矣後月給俸入及間拜錫賚歲  
時市鮮新物品饋食堂上則追恨罔極自罪不孝以為  
不得奉一歡於膝下雖叨冒光寵適增愧赧而獲戾於  
清議迄今覩大夫士之家有侍其親之在官者憧、於

心也嚮者吾年未老大時聞生若言尚易今也吾年老  
大矣聞生若言得重無判于心乎予歸矣持吾言以諭  
其親則生之親將悅生之孝而喜吾之言可以為歡也  
同朝君子有能賦者請以此為序

馬石田文集卷第九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  
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  
帝首詔國子通華言迺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  
時城新創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世祖皇帝敕命下  
始正儒師復官學廟事孔子歸墺垣四侵地勒石具文  
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成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  
左又曰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

墻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  
曾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寮案倡然後  
大家富室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它徒  
者有焉施之于咸樂於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搆  
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  
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負百人受學于師復其  
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  
中遇僚金燕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  
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  
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禮禁懲子弟飢焉粟肉渴

焉酒醴力焉僕使息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  
出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宣明登用儒  
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  
揖讓俎豆之為懿顯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  
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  
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  
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  
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服  
召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邠衍樂毅劇辛至  
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

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樞衣在廟將見魯鄒之  
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  
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  
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曰上之教無  
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  
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  
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  
氣同由上文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  
肄業有學、有師春秋禮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  
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

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

上或有  
彈字

而起矣提舉學事崔

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廟之成前  
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  
薛讓警巡按院兀都賄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  
為言正充邸沂鄆四公配食東鄉位其未請遂為銘詩  
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崕于日之城京邑翼、莫  
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嗟辟雍我、璆弁之瑳濟  
尔象犧鉤尔絃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  
度咸若海輸維柁河浮厥栢是尋是斲虞庠嶽、式光

我上國云一作至聖儀、玄紘龍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  
采芻于地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  
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膺仕以媚于天下有鏗華鍾  
路鼓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顥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  
曹侯之功曹侯閭、迺承迺宣御劇迺專虞庠連、王  
士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侯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  
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  
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二年總管拜住

君上謁廟又先發稍入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  
諸器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  
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  
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寔  
力穡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  
年間人俗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秀俊之資生於其鄉  
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曰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  
民之罪哉國家覆被蒸庶涵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為泰  
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兄子弟老、幼、日  
趨於化矣而安豐為郡在今綏服之內密迩天子聲名

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靡習雜好以迂其耳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歷君總管君協恭在官勸民學子備纂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而為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入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學春秋天下通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喻之以義也今二君守官知教民不在筮辱奔走而在於俎豆揖讓不以小法苛急而以大道磨厲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所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乎飾屋製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

貫用食工米麥凡二百一十石糝漆黝堊陶瓦材木磚石箴桌之具輪山航流無眩各致二君才譖之施於民者它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聞鄰州之士鼓篋而游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鄉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為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

桐栢嚙，淮水中滴左峙楚都安豐之揭殖我禾麥有顯者民田，宅，奠居飽嬉弗大厥知官師維良開蠶納之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辰曹而不弁今天子聖俊又咸事嘉生靈應駢入還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詩書禮樂嗶嗶焉古聲古聲嗶，虞欵瑟琴侑薦豆籩求

神陽陰我神降嘏多士在學賓興于鄉其光嶽二良  
民庸作民維同鑄辭伐石上于考功

光州達魯花赤烏馬兒公去思碣

初內侍臣烏公繇杭州司稅長以承務郎監守陳州于  
今為民吏稱誦時余弟祖孝以進士倅是邦故知公為  
詳至治癸亥復階前資未治光，旬淮右民物頗阜壤  
土衰沃未易理也公至之日一以誠恪姦恬絀信索民  
所宜為則易置之躬率以勤制廉直急官事猶理家凡  
執意論列曹吏俯首將命寮亞允協執筆署紙尾唯謹  
威德濟洽惠利遂行初政甫期年而治行燁然為淮蔡

稱首淮南北聞公名靡不爭為鼓譽以故農職畎畝民  
就禮俗健肯一作現皆竊伏田里以事其業比屋充庶弦誦  
之聲相聞氓負襁子來者袂如雨及至則如歸州東南  
境百里而遠屬縣曰固始先時有群無賴疇相詆訐者  
以產白金盜執民地誣上官激譽毒民左袒右掠不得  
則死繼之民緣是往，破業甚則決身虺虎之吻訟連  
蔓累歲公惻然為建言白政府罷之居民至撫手道慰  
雖前日之跳踉倖望者亦莫不奔走來同焉茲非所謂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歟太定丁卯冬公為州之五年  
也余自京師歸淮南展先子墟墓而公始以終更罷光



人之賢有言者持狀來取文以表公惠嗚呼世之吏以能稱者殆不多見而矯虔者往來相屬視先王禮樂教化為腐樞則姑汲乎乎告聽論訴之政曰施化易也失在於政則曰民不變也為國者求人如弗及而彼將訖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烏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飭之材而操一切按致之法者蓋異等矣述其理道叅之古能吏其庶幾乎後來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

尔先子為政於此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又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安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榑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其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民之錢粟箴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銅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尔先子為政于

此州尔又以文名于時尔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  
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于聖人之  
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  
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  
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王  
即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武宗  
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常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  
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皇帝正  
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  
封啟聖王母顏氏可封啟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

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  
必有所師，莫若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  
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  
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  
飲食給於田蚕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  
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  
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  
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速也如此誣天  
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  
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叙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

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  
基載築雅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  
為群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于天匪言莫宣匪文莫  
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  
翕以敷施考妣啟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  
州易教作廟維喬榎梓栢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  
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  
鏘其神洋洋牖茲顛蒙閣而日章維嶽諸谷會流為潢  
南薄其郭州名為光在北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

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

一作侯德勸我民豈忘之

光州固始縣南岳廟碑

五岳奠五方之地而名神於其人於其人三字上風雨  
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疢癘焉南岳祝融之  
墟距固始計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  
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萬物流行蕩摩  
又豈閔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塊北旁礪扶輿  
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  
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於予嘗被

命代祠衡岳且辱祖白一作祝宗之戚矣知典禮咸秩無文  
岳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屬禁非民之所得禮  
也國家以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  
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谷  
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于天下者不禁也  
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  
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恐不因其俗而順悅  
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  
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蓋聚當病若  
有物憑之者自言尔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躡

屨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公萬戶摠使府副使劉文  
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祖常巧文歸而刻諸廟中載  
考廟屋為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  
門者為列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于其中外鑿  
二池瀦水植蓮客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為石缸周為繚  
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  
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愛敬者也既來請文夫何  
讓焉乃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信民生太平之樂  
愷也詩曰

南山濟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

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  
食汝兮何報鼓以獻一作夕牲兮蘋芣未連舞兮樂予廟翼  
翼兮邑一作予超載擊鼓兮問年杭盈疇兮林盈田富  
壽愷兮衆咸熙自今始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  
汝兮多來牟記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神咸在

勅賜弘濟大行禪師創造福州南臺石橋碑銘  
至治三年今天子嗣大曆服慈仁儉勤思與元三共迪  
天休惟浮屠意義廣大迺嘗詔詞官咸秩厥祀凡其徒  
功行峻潔者特褒寵之踰年改元太定宣政使臣月魯  
鈇木兒以福建平海頭陀禪錄行業修著宜錫恩渥謹

上言曰師王姓法助名也世為泉南農家母感異夢而  
生三十二年而為沙門又一年而受沙彌戒又七十五  
年而歿歿三年而葬三又九年倘無以表異之非天子  
廣愛推恩褒寵功行之旨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  
執下有禮字於靈應師再叅諸毗尼師不業泥不拘無有障  
礙惟以發明已事為究竟故研窮內典洞了佛乘日發  
猛勇以畢至願嘗見舟濟西汪一作洋者即測然曰是必  
及於難報止之弗聽卒之暴颶母溺又嘗為埭於海濱  
水啗蝕埭且崩師麾以潮為縮云身衣百結木食澗  
飲更歲時寒燠不懈蓋道益勤而心無怠年益邁而志

卷十  
二  
彌篤此其行甚高福唐一作粵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  
水皆自高而下石錯出其間若騎布獸伏迅湍回洑旁  
折千里匯而為南臺江昔以舟櫛比連大緇為浮梁以  
濟每潦漲卒至則緇絕舟裂於兩碕民多溺焉師將橋  
江以利涉者先命弟子吳道可走京師曰圓通玄悟大  
闡師李公聞於上天子嘉其意詔師卒成之既被命矣  
衆愈弗疑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閩鹽轉運使  
王某且率其屬合治之不一一年得錢為貫者數百萬延  
為墩二十八植材木礮密石納木腹而基之工未告具  
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曰嗣土法喜法秀德遇嗣永實

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奇仍積其贏資及故端明殿  
學士王君某田之歲入岸南北為亭北岸之東為寺御  
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趨  
之故居泉則有毗藍庵弥勒庵居興化則有嵩山院寶  
塔院居南安則有星聚堂崑崙堂凡為庵為堂為院為  
亭為塔為陂為埭為杠為大橋為三門佛殿摠一百八  
十有六狀皆瑰詭殊絕而南臺萬壽橋其尤鉅者也此  
其功甚大先是師未歿之二年仁宗皇帝賜璽書加號  
引濟大行禪師帝師亦授衣一襲為傳法本其所以寵  
賚光大之者匪自今矣嗚呼一真如界復何假於人天

小果也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弥勒之華嚴阿育  
之寶塔遍於十方豈真為偉卓觀美而已今之學佛者  
昧於此或離乎真或救乎物俵，焉幾無以存其身而  
大戾厥教視師為可愧矣是其功行皆可褒崇奏聞有  
制曰可其命史臣為文以刻諸石銘曰

善提大士諦真如假象現法表道樞弘濟禪師迺其徒  
心如摩尼形槁枯洞開五蘊觀空虛究竟三乘超有無  
食糲衣卉損豐腴精勤好用行不踰閩人歡喜歌以趨  
鉢錫隨地成屋廬作杠截流載大塗車跡步武乾無濡  
萬猊蹲，護浮圖長杖下入龍蛟區磅礪山骨積重附

中鑿水空通尾閭居者行者若賜酺坎其擊鼓吹笙竽  
師歸冥，眾為吁百神導引幡幢紆海國田良陂有負  
一作稚齒生長耄耄娛史臣為銘承帝俞世，無圯視  
其鄂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一

碑誌

皇元勅贈贈林學士杜文獻公神道碑

相之安陽縣王裕里有處士杜維山之墓既葬之六十  
六年當天曆己巳皇贈處士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  
勳上護軍爵魏國公謚文獻越六年元統甲戌皇又詔  
臣祖常製其墓之碑臣彛書其碑之字以賜其曾孫臣  
秉彛使刻臣受詔按監察御史臣蘇天爵序公言行之  
狀為文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士少識  
時變猶以業文辭規進取而公獨自霸州之信安辟地



河南緱氏山中於天下書靡不讀、靡不記亦靡不見  
其旨趣上下今古於得失否臧之悉靡有不 其心皆  
無兼一作衆人之存而若有待於世金亡顛額暴壠畝仕  
者鹿兔走血氣不得寧而公獨間閑轉徒以詩書從容  
授徒汾晉間故中書粘合珪開府于相以書幣聘公至  
獨教以緩刑薄斂廣學內士興滯補弊以備扞其民而  
卒以基平宋之業會國朝歲己未世祖觀政江南至相  
召公問計公對以謂漢唐以還天下之趨舍安危顧法  
與食與兵三者而已國無法不紀人無食不命亂無兵  
不守三者君之恃也今宋蔑之殆將亡矣以宋之將亡

而興之在聖主天命必得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游  
以擣其背而無縮於銳是縣車束馬而大業定矣更勸  
上穀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上內之心賢公謂可屬  
以大用既皆如所云江南平即使、至相徵公聞王文  
統當國輒引避使索不見近臣奏起公為大名彰德懷  
孟等路提舉學校官辭不就或踰使仕則曰後之世雖  
去古之世遠而先王之所以設施制度其本末先後未  
嘗有異也今不能因天下之哀苦以變更後世之弊政  
以趨合先王之意禁焉而已其勢豈易易下易一復古  
哉吾又不能窺時佞仰以赴機縻之會仕奚從益於是

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以歿嗚呼公之言若此其尤可以窺公之志也其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其大畧不以一身之窮而亡天下之憂以為不見其志於行事則將文以發其意文不克用於時則將以乘諸人後之人用吾言焉吾固不窮也公所為作之意若此公之志可知矣始公之學也有所待而迄不得一施以止蓋亦遯世而不悔者歟其志若此其仕不至于耽祿而弊時審矣惜公之去而不

試于事也公氣貌魁偉美鬚儀望之儼然爵祿器也既家於相中書畀以相之良田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居屋下當有黃金家人欲數視公斥止之公去居者果得金百斤觀公之存於二事之廉若不足數然公之歿也既久其大者漸以無傳則其小者亦不得而畧也公以至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於家壽七十終之日命諸子曰既死當題我曰處士杜維山墓今首之碑從公志也公曾王父信王父植父時升母公氏配孫氏後公九年卒祔公墓子男三人處思甫冠卒處立郡文學處愿終東昌路推官有惠政女適李公孫男又三人曰愚以子秉

彛貴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陽縣子曰堅  
曰欽皆為士曾孫七人秉彛秉鈞秉直秉讓秉容秉一  
秉德曾孫女二人洹漳嗚呼公之事遠矣故雖詳公之  
言而所次止此然即此而公之為人可見則亦豈得為  
畧哉秉彛由丞相掾為奎章閣典籤時與脩大典嘗錄  
公之事以送太史今拜陝西行臺御史而天子又賜公  
之碑以往焉相人見秉彛之來必曰是魏公厚積之馳  
施一作有曾孫賢其將大未艾則不寧公有榮也秉彛亦  
賢後嗣哉我國家褒卹寵嘉之意蓋亦有徵矣故臣取  
其尤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明世后皇聞于天我征徂南捷其陳建我干旄于洹  
之濱遑胎我車軌蒲殷魏公在野誰造與謀學以待  
世靡恫靡罹維世后聖聘公于遺后曰公賢庶幾其來  
南國之痛我恭天紀鳳鳴在雲魚泳于沈億臣同盡  
瘁以仕矧是藝哲寧不我有公拜稽首匪臣有辭降極  
瘳矣民殫胥疲誰唁臣者而出位思大德受命昭假靡  
遲在昔帝者監觀萬國法與食兵燕民孔極宋嘻蔑矣  
孰其可追帝御六師以匡不獲同我髦士簡我戎行鉤  
援戟鏃以臨樊襄勿進而持勿惡于揚鏡其餒俘涉自  
漢陽蠡行騎翼咸與之位立一作后納公言試靡有忒大

命甫集偃我干革束帛詣公謂公來即彼何人斯公胡罔憚皎々白駒在彼空谷考槃朝謳願言韞匱雖則韞匱懋勳有倣完歸壽考以綏後祿公在亂離人知書詩公發帛畫乃合天時有炳其云有鬱其聞機緘辟露後公之文公生靡崇歿有多祀兆相之交從以孫子既六十年樹石墓趾天子之賜曾孫之美曾孫之美追榮孔多有列群猷公迺哀如之何矢詩不磨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神道碑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

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嵩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壘然抱其孫僦舫歸清河織紵以居賓客僚隸皆四散無一人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太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為文我求善楷書者龍石以刻馬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褫魄若不能生者比々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哆言以飾媿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

弱冠遊吳中奮一作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傳  
江淮間浙東路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學再正建  
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辦章董公士選  
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  
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  
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  
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  
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  
聲公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  
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下十萬於籍有司喜

欲獲之公夜置火籍藁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  
臺聞之亦辟為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  
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  
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  
德東宮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  
簡拔授承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  
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加奉議大夫  
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  
命節書文諱其閑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  
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潤一本無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

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修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叅議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通奉大

夫歲終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為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為文以紀之賜酒加賞英宗親裸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上命代書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

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  
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芦漑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  
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  
人元氏蓋拓拔魏之苗裔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  
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  
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  
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于六經以涵泳以膏澤叅之  
于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  
蔚乎其華敷鑄乎其古聲倡古學于當世為一代之文  
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

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于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  
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曰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躋震龍聳曠力不克  
蜚聲天衢名疑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  
神柅其馳學廼碩天藻揆縟琢圭璧五十四年反玄宅

集賢直學士貢 文靖公神道碑銘

天曆二年十月朔旦集賢直學士貢公歿于家越五年  
為元統甲戌其子師謙來官京師以公之行治泣請于  
朝天子贈公翰林直學士 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廣  
陵郡侯謚曰文靖集賢臣顥又奉詔令臣考公族世里

居官次蹟業之實賜師謙以刻于石以寵賚貢氏之家  
以勸朝著師謙知臣于其父宿有好也廼錄翰林修撰  
臣李黼編緝之狀授臣曰先臣之生其有所自立其流  
聲美於人其可以傳世而善後者孤不敢贊已維墓有  
碑實後嗣所以紀先人之德而飾其千百世子孫于無  
窮者今幸得以承聖天子明詔以請焉其足以稱碑辭  
而無慙者公幸張之臣叙曰公姓貢氏諱奎字仲章其  
先大名蒲城縣人七世祖文以武德大夫扈宗渡江  
繇鍾陵徙居宣城之南湖曰家焉曾王父大用王父應  
霆宗承節即以公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

追封廣陵郡伯妣黃氏廣陵郡君父士濬累贈亞中大  
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甫冠以詞賦試  
漕司中程明年黜於儀曹即自訟曰學之時其道未足  
以為己志已在於為人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  
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乃力自學行詠歌息偃以忘  
其年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獨愛公甚於他子曰三  
郎和易端厚穎悟若過人者吾世有蘊德叢必在是兒  
也公年十歲輒能屬文已有聞於人及壯讀書并日夜  
忘寢食於經子史傳無所不治於其章義辭句類數名  
制委曲纖妙無不究詣於文章辨議閑放雋偉不狃卑



近必以古為勗故出而名振江之南初被濶省檄為池  
州齊山書院山長於更謁選吏部時天下久平大臣常  
欲引海內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才而待上  
之用公亦欲以功名自顯果於自立故不為非常苟易  
之節而清約寸宏一作博之譽大夫士翕稱之大德六年  
中書奏授公太常奉禮郎兼檢討上書言先王之制禮  
雖節文有經而本誠貴質惟不救於禮之文而得禮之  
意則可以對越而無慊不然煩為之節無益也朝廷多  
採其議九年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大元年轉應奉  
翰林文字階將仕郎預修成廟實錄丁秘書府君艱比

京師至家毀瘠枵然言不能聲太夫人見之曰爾嗣業  
於祖從事於朝少而學壯而仕父母曰是將大吾家隣  
曲曰是能華吾鄉宗人朋友之望亦猶是也尔父不幸  
死喪不有中制耶脱有不諱非孝也始勉之粥食以自  
強番延祐元年服闋起除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明年就官見刑械署庭胥旁午走繫數人立吏持牘詣  
公署曰是學校吏報事愆期者公斥之曰金穀勾稽狂  
狴木索賤有司事耳吾以天子命提舉儒學教吾職也  
刑奚以為恣命釋繫以械屬縣官大書其坐之屏曰讀  
書之中日有其益飲水之外他無所求與諸生講說文

義為師弟子揖讓周旋日匡坐堂上人見其色和其容  
謹其言繹有理輒退而燕處聞其哦咏之音若程工  
督計者故士之屨恒滿戶外其及門者亦進不怠以止  
五年遷翰林待制預修仁廟實錄書成特賜金帛有差  
至治元年謁告歸里第與兄仲堅甫奉太夫人以居歛  
氣下聲昆弟相顧曰首怡然鄉人皆樂與從之游至於  
羈旅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公於接之雖勤未嘗  
見懈色於資之衣食給物雖頻未嘗有所吝惜太夫人  
病竟夕立床第前聞太夫人咳息之出輒倚氣喘戚若  
以身代然者泰定元年太夫人卒三年復起公為翰林

待制進承直郎四年秋七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  
秩從三品天曆元年文宗即皇帝位冬十月上親祝香  
幣命公往祠北岳淮濟南鎮二年春還自會稽涉吳中  
以疾歸卧於家至十月朔謂其姪師文曰吾夢夜賦詩  
有云竹樹蕭蕭夾泉石又云九轉丹成生羽翼不祥耐  
何語竟溘然以歿公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崖溪凡再  
與鄉試文衡一為廷對讀卷官所取士多知名于時其  
所第甲乙人咸服其平允其為天子代祠之使者再其  
攝大禮使侍天子裸太室者一皆肅恭靈神虔致上意  
為使而不疲於貨賄不煩於有司攝官而竣事無違禮

是皆公行之微而世亦不能及也然公負有為之志不得盡見於事於勢利之會又不求機以投合取顯以其故終於館閣文藝之職而人之被其澤者蓋歎嗚呼此人之所以為公惜公之所以為公者如此而臣以此悼公者也公一時之與交者若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四明袁楠巴西鄧文原長沙文矩悉當世豪傑聲名之士若臣者亦公之所厚故於公之碑得以盡臣之言焉而非私也公以歿之明年正月八日庚申葬宣城縣射亭鄉生田里之原享年六十有一母夫人李氏追封廣陵郡夫人配張氏封寧國郡夫人追贈廣陵郡太夫人

子男二人師謙從仕郎集賢院照磨師恭由胄子試中程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辟署江淞省掾曾女一人適阮室孫男三人高山奴吳山奴萊山奴孫女六人其所著曰雲林小藁曰聽雪齋曰青山謾吟曰倦游集曰豫章藁曰上元新錄曰南州紀行凡百有廿卷晚年粹擷諸禮書為一家言未就而卒今師謙師恭皆孝弟純篤緝學以世其家加之以磨礮灌養之功而不止其所至方未艾也論次終始作為銘章豈特以榮貢氏以慰其子孫以勸以侈以貽其鄉里哉將以昭聖天子褒優儒臣之意以垂盛世之鴻懿也謹再拜稽首為銘以獻曰

貢氏來北肇自武德蓋其終威一作自鍾陵又作衛  
光被南國有善自身乃開承節繼述綿未詳孰是其承有奕祕  
書有子以文起仕奮跡太常旋書帝制有疑其容志眠  
萬里大騁瑰辭綜緯經史始來玉壺騰聲其駕惟長左  
右惟同在亞在側惟僚相頌歎訝公夷坦弗矜愈下  
銓覈再試士曰予歸讀卷廷中帝曰予依淮濟吳越四  
周所覆公馬駢持幣奔走神欽公虔蕃祀以茂式久  
在序侍從之班告疾歸止幾佚于閑竹木以居南湖之  
山公出公休鄉人願廩餘者粟與黨及隣屋藏有書  
遺其後人素領丹頤墮焉以怡言咲在耳乃哭于帷維

公德善歿不見其窮維公所著傳不見其終有嘉二子  
且用未極其從維儉于厥躬永也其鴻刻銘墓宮豎江  
之東有萬子孫紹美于公

大元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張公神  
道碑

公諱昂霄字雲卿姓張氏其先世居定州五代時晉高  
祖割燕薊諸州賂契丹又徙真定民以實平營故今為  
平州人金末擾亂世謀無所稽祖伯韶有文學不仕讀  
書授徒為鄉人姐豆師生鑑為海山縣丞有惠政娶  
聞士程雲卿女有子三人長即公次冲霄仕平州酒稅

醋使以卒次平霄副鎮江丹陽酒醋稅務竣贈官從仕  
郎保定路易州判官公力孝悌尚學術敦慎以睦宗族  
子姓稱賴頌一作無有間言國初檄文臣詣都邑試士人  
學中程者復其家公首以詞賦備選至元七年辟署平  
滦路轉運司知事十年階前資提舉北京平準行用庫  
克勤厲守咸一作較秩一作然有聲終更序績遷管勾濟  
民鹽場顧子弟曰曲直有施而莫盡材予豈能侷仰中  
哲匠繩度者而或予強也惠幼禮長葺力食生知天德  
自貴於物而行苟不忤人道殆其盡於茲已奚必仕而  
為榮為得祿哉于是居閑益講詩書六藝之學置諸生

左右撝掇前聞分釐辨對俾達所趣內熙外易慥肅肫  
肫對客燕坐語及古今人物賢否事後成敗利鈍若冰  
斷縷續悉有左契每臨筆為文辭必緣情稽類不峭認  
艱遠而夷然有古作者風意歲時從容課僮僕治生業  
往來里閭十有餘載無忿氣無慢容殆依乎厚德君  
子也以至元廿五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考終于家享  
年七十其年十月某日葬平州西苑家庄之原子男九  
人長諱杲卒海山縣酒稅醋使次諱某早世次諱昱同  
監昌黎縣酒稅卒次名昇今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  
為時名臣次名昆承務郎陝西等處儒學提舉次諱曇

少知好禮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弱冠為兵曹掾聞其師  
滕司業卒中山謀請臨哭其喪例不許因棄掾得就哭  
還金敷務自多學記覽以博其用而不幸亦卒次名晟  
承直郎真定路藁城縣尹次諱晟既冠而逝次曰旦承  
事郎遼陽行省照磨官女一人適士人劉源男孫凡十  
有三人曰璲監安豐路霍丘縣酒稅曰琳學而未仕曰  
山童夭曰璵將仕郎章佩監知事曰琦從事郎隆鎮衛  
千戶所知事曰琪甫冠卒曰仁童曰居安曰鯨川皆夭  
曰瓚國子生日曰琥未冠卒曰珪曰琢幼而學曾孫男三  
人曰紹安慙兒范陽玄孫男三人曰玄孫聞孫定孫皆

女五人長適同監馬城縣務趙簡先卒次又適簡次  
適還安趙璧次適大寧楊誠次名賽未笄卒曾孫女二  
人曰高曰順玄孫女一人幼未名泰定二年以公子昇  
時官階二品例推恩二代鑑皇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北平郡公妻程氏追封北平郡夫人  
公皇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北平郡公初娶白氏卒繼室故元帥龍德讓女宜  
家訓子成其內助而先公十九年卒追封北平郡夫人  
再娶夫人妹後公二十年卒國制諸夫人當封者格止  
一人昇以妻封讓後夫人龍氏得請亦追封北平郡夫

人咸祔葬公塋禮也至順四年春集賢侍講學士昇以  
狀屬其門生馬祖常祖常雖不獲拜公而辱公子昇知  
最久跡其尹汝南焚禁書以全逮繫治越州忤權臣以  
道民賦及馭厯臺省則又有猷有為而公之流聲遺澤  
可攷而知矣嗚呼燕營間山川磅礴鬱積之交鍾而為  
人者發舒穀蓄固有晦有明而豪傑瑰瑋之器世恒見  
之豈不以其稟之厚歟公生當草昧之初能知讀書業  
儒而躬不食其報殆所謂稟之厚而未顯者也不然胡  
寧公卒甫三十年而張氏之門躋膺仕紆章紱者充然  
滿廷耶是豈特曰公之緒以知公又將驗夫燕營間靈

明之所鍾也迺為之銘曰

有燕營間有鬱平州藹其煇、孰涵以收張氏德門實  
會其休王父伯韜肇茲善慶間閔以生乃起厥聞積厚  
而微勃焉其奮寔生縣丞揮于惠政世濟其美伊自公  
始既穀既官而屹其止曰熙曰勤以淋有子維德之徵  
爰受多祀後五十年燁其有侈于公于侯籩豆承祀紱  
冕車服馮奕委、昇也履之公實啟之有封馬鬣神安  
居之本哉云、迪爾後昆矢詩貞石式昭覃恩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二

碑誌

致仕禮部尚書邢公神道碑銘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事禮部尚書邢公卒六月朔  
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  
溫毀瘠纍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彛行狀告其友浚儀  
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飭終之禮庶幾無悔溫不孝  
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托於子焉按狀公  
諱秉仁字守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真擾中  
夏士族譜謀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



諱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  
追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  
有政事材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  
尉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  
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  
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  
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曹屬進  
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攷授承務郎平江路推  
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蕪等處鈇冶等提舉俄遷承  
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為太醫

院都事選充廣平彰德等處鈇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  
外臺各以名薦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  
總管凡十選以禮部尚書致事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  
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  
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書直辭贊叶上下議遣  
官出廩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飢衆難之公請異日有  
擅發罪秉仁願獨坐萬齒斷疑斷待舖以活者不可  
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程功礦火悉給  
縮賈殖慎以利于農治辦為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  
駟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綿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

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公私俱便之小旱禱輒雨歲連  
大穰俗頗譁訐未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  
樂祠事先聖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  
萬計絲纊用饒民有婦妬妾姪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  
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廼以子生月逆計毋妻奴之時  
得實其民遂有後闔郡號神明盜偽以小鈔貫文作大  
鈔貫文加錢取鉛一作然註誤七十人止以首坐勸醫  
謂皇帝越人書躬視惠民藥餌比去官民鮮夭死者賦  
有寸帛之美立歸之主為政具有方畧要以惠恤元  
為本既致仕益礪志讀書強記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

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温由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  
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  
家居次子簡門蔭補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蕭氏  
于氏祔塋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  
聞于鄉政聞于時為子而上賁其親為父而垂裕于後  
可謂完也已為善人者可不以邢氏為徵耶是宜銘曰  
尔車薄、尔馬、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繹尔蘇  
有樵尔舅毋犯我松與萋時君子居若廣漢之明弗鈞  
距以傾若黃霸之弗飾異以詭時予有元之循吏孫  
子奕、時昌時赫時善維吉時視予貞刻

兪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公神道碑

相州安陽縣之趙氏有起郡掾為兪燕河南北道肅政廉訪司事以歿者諱思恭以吏治見於世其葬在安陽之吳村原葬之三十九年有子天經亦起憲府掾為監察御史乃始請刑部郎中蘇天爵狀其行拜而乞銘于後儀馬祖常其序曰趙氏世家安陽金有徙磁之滏陽者諱秉文仕至禮部尚書別為滏陽趙氏其留安陽者族世遠不能譜公曾祖諱德、生溫、生仁、起家同知鈞州公鈞州之子尚書之從孫也少讀書通其理亂得失之大自尤愛治刑名書律欲以其所為思一有所

奮成名蹟于世當是時天下甫定權貴人多出功戰為士者寡公獨於問學辨說法制數度上下委折之微有足徵者年十九聲聞于鄉郡侯高鳴辟掾郡中稱其廉平久之貢中書刑部曾轉大司農掾其立志施事詳於利人而畧於便己以故一時名公卿咸禮譽焉至元十六年始官從事郎宣徽照磨管勾架閣未幾為主事尋陞經歷宣徽掌凡內養外養天子儲后侯王卿士食飲膳羞酒醴脯脩醢醬之共事素叢劄公在職十年所為問義理何如不毫髮顧計絲考粒潔以忝核出內姦弊無所逞臺臣上公之材擢拜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司判

官階承德郎居官號為辨治入拜監察御史時山北歲  
凶公請亟發粟賑貸廷議檄公就行至則施民所宜便  
曲調繼之賴以活者至萬數人其所論於上多同列所  
不敢言者其已嘗言則不綴以言曰無撓法害治足矣  
然排幸貴黨倭為獨切所言有以徹世者歲二月八日  
京師迎佛解祠于城西流外諸司集與其後織染局使  
儲晉華倚時相受賕公糾以法時相怒召公政事堂詰  
曰國家歲祠佛以徼善利若獨沮不度邪公具事質從  
容論其罪時相為歎息許之俾治如律先是宰相以戶  
曹金穀工曹興役簿書浸溢吏滋多不法請御史雜治

之公分治工曹蓋累月而後理或曰君敢為而能敏今  
若此何滯緩也公咲曰是固人之所易能也而我則不  
能且是舉也朝廷豈以為他亦曰慎財用黜冗節浮而  
已今不深察其源委而苟簡以為之人雖以我能敏後  
有不勝其弊者已而果用文吏覆覈無錙銖舛衆始服  
公識憲之周密也除大司農司經歷轉奉政大夫嘗與  
其長議務農重本十事入陳上前上獨顧公令即施行  
之廿八年詔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司擢公兼河北  
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項之移燕南河北至元貞之  
間四海久平繩吏法寬縱吏相習為沉浮幸終更去或

按一吏則群詆以刻暴職是事積不治而敝日以及民矣公僉事兩道約其民以聽古靈陳氏之訓按其吏獨嚴法無所假恕聽其訟必詰折得其情所為者使自服訟以故少人以故無所究其巡察都邑必躬率博士弟子負謁孔子庭升堂誦說導以禮治以故其所至不獨吏有所畏而民亦樂有勸焉其事親能得其歡其遇人和易質厚不為畦畀其處宗戚疏近有恩於其先世田廬獨取其畹弊而完饒者推以與諸弟姪於拯人之窮汲汲若有不獲自奉衣服飲食尤儉以約既老讀書不去手尤喜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曰

是真臨官治民事君日益者故其歿為論議措之事為多為世所稱其嘗所慕好若魯齋許公靜脩劉公恣當世豪傑拔特之士其嘗所薦引若保定郭貫張仲實滄陽安祐洛水劉賡者後尤有聞于時其字仲敬其壽五十有八其歿以元貞二年十一月望日在大名之官舍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八日其妣張氏其配焦氏焦金世大家代有聞人後公廿五年歿壽八十合葬公墓其子男三人侃早卒天經由御史大夫掾為荆東廉訪司經歷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入拜監察御史清慎端慤為世名人天經補公廕主獲嘉縣簿調冀寧錄事卒女二

人適主簿王尉淞西廉訪僉事傅汝礪其孫男三人曰  
植天曰楫為江淞行省掾史曰楷讀書仕孫女一人  
適士子智某嗚呼三代替宗米廩教養之制既壞人  
不得成其材久矣漢以來時有赴功立事之會則材臣  
辨士技謀知諛之人比蹟同世若恒有餘時或至用無  
其會則往，瑰偉雄奇之人亦且無見於世蓋其窮阨  
委逸於草澤市里之中者豈少哉若公之材識器術及  
其德善如此且當赴功立事之會嘗有位于朝而不得  
極其志以駿暴於世抑豈非其命也夫然公歿而有子  
為名御史嚮時用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茲歟若公者

亦可謂特見自立之士矣銘諸石使知公之不大顯以  
極其志也銘曰

時需厥人用或乖應適其會否能諧公躬智藝稱世材  
發聞秋官耀中臺驅磔虺蜮勅髡豺蝮信瘦甦培厥栽  
謂極其志迺中摧其生可嘉死足哀有懿孫子瑤與瑰  
殖是福祿公所開忠名孝績宜無涯噫乎公乎鬱余懷  
山朝于躋下維隈刻碑高原貽後來

勅賜贈叅知政事胡魏公神道碑

皇帝御咸寧殿御史大夫臣某侍御史臣普化奏言侍  
御史臣彞服勞官常夙夜殫忠力以稱所使蒙陛下器

選為臺臣秩第二品得贈其父官中奉大夫職江淞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勛護軍爵魏郡公蓋所以慰寵  
胡氏以昭其先人之善者既鴻奕已臣彞將叙緝其家  
之望郡系世及其父祖妣之休聞實譯刻書于碑圖久  
不泯以侈陛下之賜以賁其鄉里以勸其後孫子於亡  
極彞惶惧未敢以聞惟陛下哀憐之制曰可乃勅臣祖  
常為製其辭臣昧死叙列以進曰胡氏遠出于舜周武  
王時有封於陳為舜後者曰胡公至春秋之世楚滅陳  
子孫轉徙因氏胡為肇姓其後仕於漢曰建曰廣者以  
勛名著歷魏迄唐代有聞人金之末鄆陵之胡氏徙相

州之安陽縣公諱景先字彞明相州安陽人也少端默  
有遠操內自脩飾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守謂窺一作竊  
作術術求榮不多於竭力以供子職枉已逐物不賢於隱  
居以遂吾志故事親為學力田業生以終其世於富貴  
寵炎未嘗動于意兄歿侍寡嫂岳尤盡禮畜其孤某如  
已子里人有貸錢為本業子本相將至萬千數貧莫能  
償主責之棘戶自經公捐貲與償之里人謝為券質公  
所公火其券歲大侵出廩實以賑其鄉既匱又賣田繼  
之至熟人將酬之不受隣有喪子弱貧無所有公為具  
飯含衣被棺木以斂藏之恤其孥既長俾有家願傭以

報不許盜有竊其牛羊者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一不  
問人嘗具饌奉公肉食而甘一作食庖人問之曰燔能  
澤濡能焦味奚是適庖對以法上下釜皆新鑄合肉其  
中密其款項跡加火焉公曰毋得釜損乎味于遠而器  
于弊吾弗忍其平居恂恭謹遇人無戚疏豁然無機  
疇或欺罔之不以變春秋高矣出入閭里嘗却車馬不  
御與故人父老游或具几杖亦不扶以故鄉人皆德其  
善而嚮其莊不忍以字稱之尊之謂翁其長者語其子  
弟必教以公為法曰為人若胡翁足矣其歿也惇寡饑  
饉難亟患阨之人相值必曰胡公之亡俾吾無所控恃

政和元年二月六日方與親戚高會言笑如平時忽舉  
手謝客匡坐而歿得壽八十以其年五月十日葬安陽  
縣孝明村之原初封奉訓大夫載封朝請大夫同簽太  
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  
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累贈魏郡公夫人王氏亦鄆  
陵望族慈孝貞靜處親戚遠近長幼間盡其宜嚴饋祀  
親紉縫澣濯至老而無懈容事夫能成其志教子能成  
其材彞官于朝閭里以為夫人榮而卒不見其喜彞官  
躋以貧匱不足於養為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教子也彞  
居魏公艱服起除拜陝西行臺治書御史辭就養夫人



止之曰侍西臺臨四省四憲朝廷以為重地且秦中歲饑是辭豈義之急病讓夷者而忘而父之訓耶後公三年六月六日卒祔公墓累贈魏郡夫人臣嘗銘其壙子一人曰彛由丞相掾起家為工部主事官十轉為中奉大夫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曰規兵部曹女三人適鄭某王某李某皆士族孫二人敬伯侍儀舍人柏壽尚幼孫女二人適大司農侯公孫某樊某臣嘗聞彛為河南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河南大饑使告發廩者如繹省臣以格未即許彛時代判省牘迺專發米三十二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其為河西隴右僉憲隴右地極邊吏

往、閹畧乾沒無所顧彛按擿緝姦賊墨坐者十有一人釋濫繫者八人沒贓四百五十萬緡其為右司都事有以西域僧卜兆言釋重囚以解除者中貴人傳旨引富人子當死者至內廷將脫械彛白宰相置之獄其為御史為員外郎左司所言於上悉同案所不能且不敢言者臨事裁決引大體畧細故矯、無所屈又聞其為尚書戶部也天子入正太統故典親王宗臣庶官衛士錫予之數為金幣穀幣以萬、計時決月間舉故典者再執事者請括金民間以充用時廷臣多是其議彛獨以為不便乃稽諸內府之隱覈郡縣上供之實與內帑

歲積之美不給則令益商入銀以准幣大朝會遂無闕  
事臣攝官御史中丞知經筵事實與彞同署又見其闡  
翼憲紀糾繩官袞入侍講幄考質經義究觀前世之變  
而至夫理亂興壞之際必委悉焉此彞之事臣得之于  
目覩者士論咸以誦彞而彞之語臣必曰魏公之教不  
敢忘嘻觀彞之事而質以其言蓋可以知公矣考諱用  
璋踈達明信不肯為自欺以德行化其鄉曲隣有棗樹  
秋歲實積墜舍傍地命左右拾以歸其主與人交不矯  
矯以異亦不翕以同以故人莫能親踈之居嘗自號  
曰陶然翁嘗語公謂胡氏之先世大業有緼德未幾當

後有食其報者至彞果顯用為賢臣妣祝氏脩身理家  
有懿則其智識德量過人遠甚畜馬有夜盲者僮擅面  
譎市人取直以媚夫人遽還其直且謝曰僮不以實言  
而輒汝紹吾不忍也以彞貴皇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魏郡侯祝氏魏郡夫人嘻觀公考妣之事  
而徵以公之善尤足以知公世德之遠哉初吏部與其  
弟弟起鄢陵提家北絕河來相兄弟皆還鄢陵而吏部  
獨考室於相馬其先嘗繼為宋金顯官而天興剽蕪之  
餘雖鄢陵葬有塋有碑石剝泐文不可識故其世莫  
得而詳然胡氏陳胡公之後於陳氏國分姓也昔漢陳

太丘之仁鬱抑于當世而紀謀群貴顯者數世豈秦魏  
公之先既有榮名而子孫逢時不祥又有翳善晦德如  
太丘者乎不者何後世之碩大蕃興若是臣又知彞之  
孫子貴顯尚未艾也臣奉詔以國子博士臣沂原大敷  
懿之狀考公子之所履以求公之世而得公之言行如  
此于是謹為之銘曰

周有胡公賓王纘聖陳墟姓別昉氏安定曰建曰廣漢  
樹顯聞亦有威奮蜚聲魏晉弥宋涉唐代奕其馭子孫  
世食占徙靡常既又益振一作載遷安陽維安陽里其  
承有煒吏部之孫魏公之子謹儀侃稱天子使天子

曰嗟彞侍御史王協于極邦肅于紀咨予爾嘉懋正  
事彞拜稽首臣昔筮仕左右致養以官就侍天子之仁  
既多受祉臣罪不穀失我怙恃帝閔臣孤賚之慶馳有  
爵有官秩躋第二生則孔榮歿顯亦熾維昔魏公殖善  
弗匱備樂孝養亦又多譽叢祥在彞實興佐時維皇好  
德是緝公熙肆厚取有乃永其貽繩胤似勿替承之  
鄢陵之野既封既樹相城北西亦有新墓帝錫之碑昌  
此文壽百世其延庸勗爾曹

安定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夫

人陝西諸道御史行臺治書侍御史彞之母也世為浚  
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毅由地官屬出主  
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鍾愛于其親而  
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安定公持婦道終其  
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紉之工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  
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比之夫  
人有子二人長即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  
補典寶監令史治書甫壯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  
悟可令早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  
屬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為大都路儒學錄大都四方

髦俊輻輳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交薦  
于上厯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  
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  
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為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  
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  
汝乎今國家命汝為臺臣西南四省四憲府之評議屬  
之汝其速行毋以我養為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計  
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  
馬祖常曰彞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  
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祔葬於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

人杜愚為之狀矣請吾友為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  
有男女焉幸而為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  
俱盡幸而為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  
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為女而能賢為婦而能孝  
為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  
矣宜乎富貴壽攷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  
古文使為銘義不讓迺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毋咎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  
人象服柔嘉有儀百麗于福少也稚弱玉節閨房歸於  
夫家組紉含章教子姐豆不繫于迂弗雕其全而人成

夫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居其攷，迺成治書  
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演克昌克賓亦既多淑善  
後無疑譬彼種陸我稼則穫且痔錢罇洹泉出山紆流  
相西鬱，柏松蒼蔚之際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祔  
之協其龜食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故榮祿大夫大司農卿郝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弱冠起家給事裕皇邸  
以才知名至元二十年擢揚州路治中二十二年遷同  
知淮西道宣尉司事又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江淮使  
牘有令察司不按劾公受命陞辭懇請許察司按劾財

賦吏贖然後臣敢行詔獎喻而從之未幾丁太夫人艱  
扶柩歸塋斬衰哭泣居墓廬哀毀過常制近臣以聞成  
廟遣使賜品食憫勞焉縉紳大夫咸榮美之服除會兩  
淮鹽法壞吏因緣大賈相為奸田畝單弱操錢售不得  
食鹽益翔貴州縣上狀詔公行戶部尚書乘傳往治既  
至督淮南轉運司漕輓廩鹽之在官者輸倉氏主之閱  
其書之次以為先後販者不得賄吏破其囊橐均利于  
衆大德八年正授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至大元年拜  
中書叅知政事二年遷尚書叅知政事階榮祿大夫公  
固辭不允乃就職歲餘以疾力辭杜門家居後中書省

臣果有罪伏辜公愈以能退自喜獨雍容灌園種樹無  
資則持器物鬻之八年履跡不過中門游從之士已知  
其無志於一世矣屬延祐天子思用有經術之臣命中  
書即家起公為大司農卿間又病免上以待醫視藥存  
問公雖病猶以國憂而其言語未嘗及其私也延祐七  
年三月十一日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祖  
某贈資德大夫尚書右丞謚康靖考某贈榮祿大夫司  
徒謚孝懿並追贈薊國公祖妣賈氏妣弭氏並追封薊  
國夫人夫人李氏先公十年卒男子二人長曰升次曰  
謙早世女子二人皆幼按郝氏出太原郝鄉所謂以鄉

為氏者也其世之或仕或學列于史官者尚矣然以才  
 譖選進而為股肱之臣者幾何人哉進而為股肱施替一作克贊  
 襄其謀畫者又幾何人哉則郝氏之世自公尤顯矣公少俊偉慷  
 慨能國語長博通古今經世之學發用之應驗如占筮稽攷  
 先王宗廟朝廷鍾鼎款識旁及百家之書而親愛族黨撫摩  
 其孤者又純篤無偽嗚呼書傳所傳愷悌大雅之君子舍公其  
 誰歟今亡矣悲夫其子弁將以是月二十一日葬公於都城西  
 山之麓之原祖常知公實深敢不哭而為銘曰

雲為兩星為石星石何由名不數嗚呼善人保窀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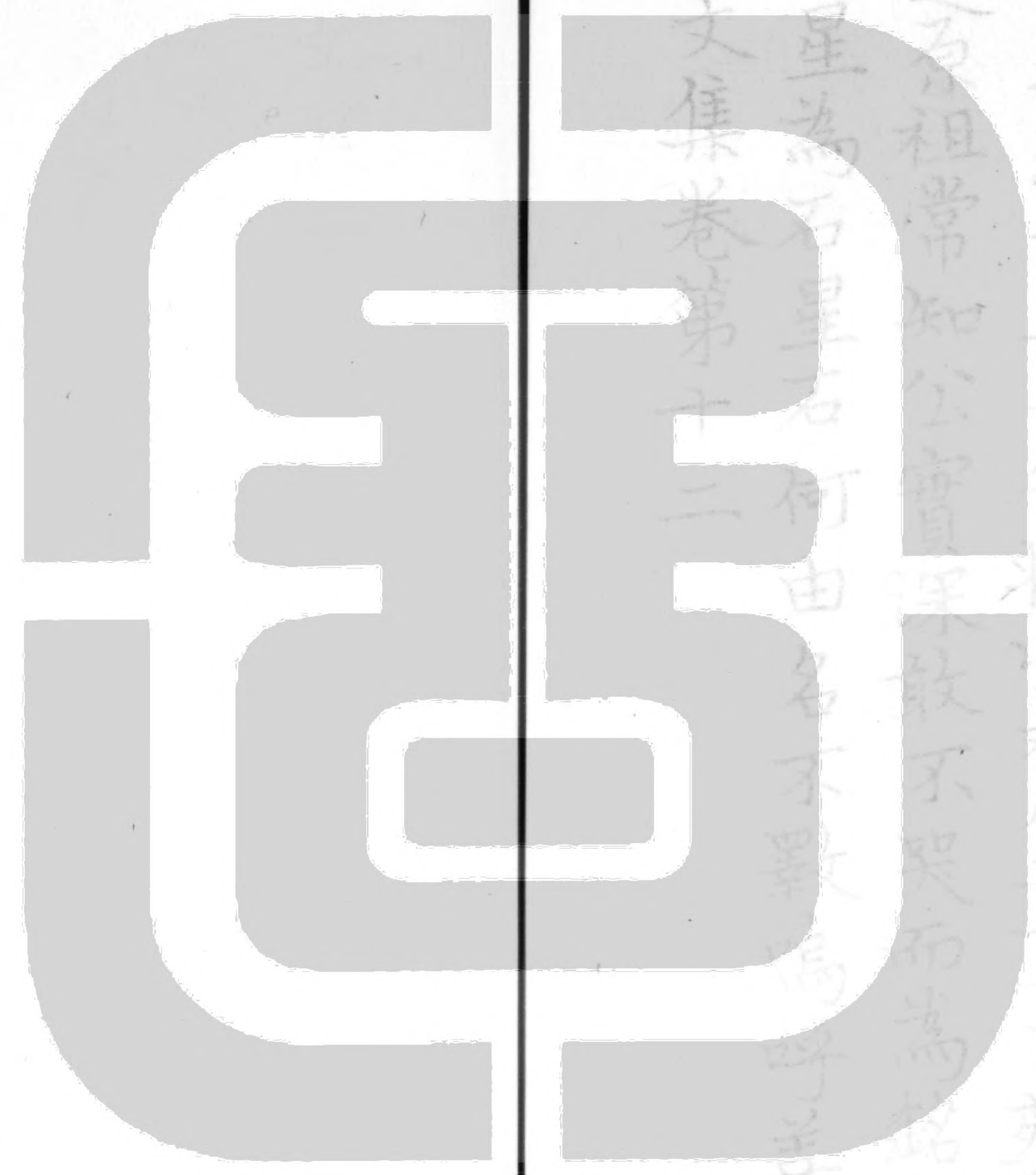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二

若以者也其世之立仁或學不于史官者尚矣然以才  
諳選進而為股肱之臣者幾何人哉進而為股肱施替一作  
襄其謀畫者又幾何人哉則郝氏之世自公尤顯矣公少俊偉  
慨能國語長博通古今經世之學發用之應驗如占筮稽攷  
先王宗廟朝廷鐘鼎款識旁及百家之書而親愛族黨撫摩  
其孤者又純篤無偽嗚呼書傳所傳愷悌大雅之君子舍公其  
誰歟今亡矣悲夫其子孫將以是月二十一日葬公於都城西

山之麓之原祖常知公實深敬不哭而為銘曰

雲為雨星為石星石何由名不歎嗚呼善人保宅安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二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三

碑誌

濟南安氏先塋碑

濟南安氏有諱圭字伯玉者明法律起家始試補行省  
刑部令史尋廷安樂鹽司判官濟南府經歷官未幾又  
補行尚書省令史權刑省刑部員外郎仍正授員外郎  
進至濟南行省左司郎中是時君年甫踰六十矣即謝  
職家居不起以至元甲子五月初七日終於正寢享年  
七十有一其子某以是月十三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先  
塋之東夫人成氏祔焉君先娶成氏再娶張氏成氏宣

武將軍章丘簿昌之女先於君二十年卒有子四人長  
曰伸次曰僖曰倪曰侃女一人適濟南張鐸伸為登寧  
長監司管勾配成氏有子五人長曰惟湛次曰惟潛曰  
惟澄曰惟溥曰惟泌僖監泰安州酒醋稅配段氏有子  
二人長曰惟洪中議大夫江西湖東道廉訪副使次曰  
惟洋倪為濟南府孔目官早卒無子侃朝列大夫知安  
東州配李氏有子三人長曰惟演從仕郎冠州判官次  
曰惟淑監濟州稅曰惟漢早卒曾孫一十二人長曰景  
范惟湛子也承務郎彰德廣平臨水等處錢治副提舉  
曰景元惟演子也進義副尉監杭州富陽稅曰景時早

卒曰景良曰景嘉惟溥子也後衛典吏曰景益惟洋子  
也曰景璘惟洪子也曰景肅景周景魯景開景略皆有  
學未官按安氏上世家棣郡改遷濟水南郡中君獨能  
以吏文崛起致身高顯而其子孫迪蹈世美或仕或學  
悉有名稱原原一非郎中君生平有淑德懿行畱用世  
資不嚇發於其躬而弥致其來者踵也是宜植石  
鏡辭以昭示無極銘曰 惟鼎鍾以受也惟穀帛以售  
也德克肖之永有紹也

朝請大夫大明路治中致仕馮君先塋碑銘  
君名仲德趙州柏鄉人系出漢馮君之裔高祖諱彬曾

祖諱郁祖諱忠皆隱高祖妣李氏曾祖妣王氏祖妣緱氏考諱安少有勇力能馳射不肯服穡事會國朝定中原兵南下遂起家為材士隸萬戶史侯戲下從戰兩河間屢有功時史侯節制諸鎮以便宜辟君為合扎翼提控官階至宣武將軍辛卯我師濟大河進萬戶府行軍鎮撫都彈壓官凱還主臨城縣簿尋遷高邑縣丞丁酉加栢鄉縣尹凡為栢鄉縣尹者二十有九年而卒于官妣路氏迨中統四年君始襲父職栢鄉縣尹至元二年改涉縣尹六年真受勅黃進敦武校尉并陘縣尹九年依前官莫定縣尹十七年廷忠顯校尉同知晉州二十

一年改信都縣尹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二十八年進忠武校尉池州路判官大德元年改安慶路判官八年進階奉訓大夫知益都路膠州事凡自栢鄉縣尹八遷而至知膠州自敦武校尉四轉而至奉訓大夫至大四十年始以朝請大夫大明路治中致仕于朝夫人江氏再娶夫人蘇氏又再娶夫人田氏子五人杞桂檜楷梓杞江氏出餘皆蘇氏出也杞承門廕將仕佐郎主臨城縣簿桂監安慶府河泊魚課檜監池州稅楷監太湖縣稅梓湖廣行省宣使從子三人正栢鄉縣奧魯次某官進武德將軍管軍千戶椿屯田百戶再從子一人良弼佩

白金符衛卒府百戶嗚呼夫朝請君以門地少小即有  
官長益力有為豈不賢於人哉方之以進取為賢而不  
知用之極而將自蹶者遠矣今觀君之歷官歲月又且  
循序守道理不躁是能蕃衍碩大終致貴顯而無徵咎  
也其於政績從可知也已其世德又從可知也已用宜  
銘諸樂石以勸銘曰 振 馮氏唐顯漢世厥後或疑  
不載傳記有燁胄出皇元朝請章甫以居貴其閑井亦  
有秀才宋文蟬聯金節象笏式華以宣爰考德徵允迪  
之承疇之昉 禾之芸 維天顯仁陰隲我人原念美  
實降相善純栢鄉之原豐碑植焉刻此銘詩尚茲鑒旃

朝請大夫禮部郎中王君神道碑

朝請大夫禮部王君以太定元年七月十有八日卒於  
北都留守之官舍有司給輦護柩扶還南都朝之卿士  
咸嘆惋曰善人亡矣其吊賻之者異常禮焉君諱祖興  
字景先甫衛州胙城人高祖諱魏金真祐間及進士第  
官至寶豐令曾大父諱克溫金從仕郎輝州佐以節死  
大父諱文昱以父死國難誓不仕父諱樹後以君貴贈  
朝列大夫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母張氏追封太原郡  
君君甫官以文称起家為汝寧府學正官諸生翕悅率  
教因新孔子廟而使之知所尊敬焉入補兵曹吏從寶

尚書往賑湖廣之饑實尚書用法須報下然後發廩君  
曉之曰人三日不食即死也柰何欲傳吏牘以殺人乎  
獨不見汲長孺耶實尚書是之乃大發廩料口給食全  
活甚衆再以吏迂樞密院及丞相府東曹掾故事兩府  
掾屬得遇儲貳入府就中書令樞密使位者加恩起壹  
資君嘗持文書侍仁宗皇帝入西樞一署字考誠誠一作試  
特授奉訓大夫中書禮部主事奉訓官第五 制應封  
一代君請于朝興祖五歲失父祖母丁夫 紉紡織  
保哺煦育使興祖負笈就師而令粗有樹立者皆祖母  
之慈焉蓋母孫相依為命者也願以妻封讓封祖母丁夫人

于時丁夫人壽考在養詔以為汲縣太君措紳榮之而  
當代之有讓封實自君始延祐七年廷奉議大夫宗正  
府員外郎准勅宗正府主北方刑獄凡罪無讞專論決  
之君言宗正司天子屬籍議獄非職也不听會中書省  
檄命騎至湖廣江西兩省講畫歲賦便宜經總之者不  
使人煩疑此有脫誤至治元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請開經  
筵選曹子救荒節用等事出按諸道至河南省劾行省  
叅知政事宜西陌丁黨惡賊善毒流吏民臺臣以聞禡  
其官仍逮繫責對內外快之以中書吏部員外郎召還  
二年復以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論

列十事卒以敦本尊化隆儒術為務且纂萃漢唐諫臣  
偉績名曰憲覽數百條並上之錄大名廣平囚禁民有  
榜箠成盜者凡五人獄詞具矣州吏抱爰書引囚伏庭  
下請曰某囚有罪律當某刑君徐曰囚實非盜使囚果  
盜則口語與吏牘無異茲視吏牘皆牽合文深之辭囚  
何知此即脫囚械而出之決日它州牒得真盜立致長  
吏于理滿二歲召為中書禮部郎中以職分曹從扈北  
上國制乘輿歲巡都其陪還侍儀衛文物聲名國容愈  
盛宗室諸貴必加宴豆鬼神祭祀必加數等故禮部分  
曹而北者尤叢沓難治君優游不急區別刃解名譽藉

甚詔賜白金伍拾兩以褒賞之未幾遂卒于位得年五  
十有二夫人呼延氏子一人毅國子典籍始君出曲周  
輝州府君官衛地因留為胙城人旁古河渠水去故道  
及淤成沙日漫沒人廬舍塚墓其嗣子毅承治命改卜  
新阡於衛之西南三十里小店之原君自仕多歷顯要  
視聲利為障蔽聰明之物中弗好之也然每悼士逐世  
化而亡其所學奮然欲有以激勵之不果也可謂有志  
者矣方予對策南宮時君再省曹手閱著令以試法已  
期其為令器而辱與游從同官京師交道益篤而比君  
死五日子以祀事出使悔不得執紼塋道而其孤毅泣

涕襄京作襄京一麻拜而起曰先子之卒太常博士柳貫已

誌其壙矣惟是墓道之碑願有以揭之遂為銘曰維

景先甫早用儒頭績學之勤乃應時還充惠和裸于

裳冕羈孤養親行以不忝端矢射侯飲讓而升實羨大

劔陳諸廟庭才以備官政服孔宜問俗在途召節屢馳

訃詒不亟不遲議禮考功有秩有儀從扈陪都卒

為鬼徒反葬衛墟里人紼舁有膺者原沙泉在北刻諸

樂石終古不泐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常曰

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善不傳而

名遂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妣棄世外大父終不得

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於時圖所以繼親之

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

尚矣矧又能思廣其親之志乎乃為之序而銘之序曰

劉君諱成字立甫貌魁岸竒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

歲壬子國家初藉民屯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

服勤穡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

授百夫長常率數十騎略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出

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為食居數日不降宋人疑其有

誘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伯顏將大軍都鄂州江命別將阿里海涯率萬戶張興祖軍分循湖廣地君復與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黃必達張虎諸軍薄靜江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葬既襄事輒屏跡田野課僮種樹畜牧耕桑衣食以自給於湖南遇兵俘一儒生黎姓用金購之曰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為弟子師果同歸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享年八十有四以延祐三年正月十有二日卒葬真定縣平樂原先考萬戶府君之兆考諱議起行伍元帥史天倪辟署權黑君萬戶會賊將武仙殺元帥叛即從元

帥弟丞相天澤繫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妣夫人孟氏夫人董氏前君二十六年卒子二人曰寓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夫領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封武功郡君今圭圭一作奎章閣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林一適侯閏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賊雜蹂菹醢其民獨真定城完君之考因占藉焉而今為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日君識其為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生天爵又以文學進其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宮闕世次



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媿銘曰 振 劉姓  
考室真定挺身兜鍪而官弗崇雖則弗崇勇也匪躬斬  
馬啖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則侈其迪其啓以多  
孫子女室命婦副笄封君出甥維彥日肆於文克表外  
氏續茲勞功刻詩墓門維以亢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王君元父既沒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脩官沂茹哀  
請於馬祖常曰子與予同登進士第又同官于朝先人  
生世以迄子卒其行誼無媿而生終齟齬以不合於時  
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為文沂之述諸狀

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周畢公高裔孫萬事晉  
更十世得列為諸侯滅於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  
六世祖遼戶部侍郎山甫始著於家課子三人曰元郎  
密州觀察判官生詡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蓋世閥  
遠矣曾祖諱銳金尚書戶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  
御史使河中總帥完顏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艱閔轉  
徙占籍真定力學底行起家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  
司經歷配某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宗議皆早世  
仲即君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歷君居浚都為士子經  
師尤長於詩歌試浚都文學掾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

會使專恣他吏恐諛弗敢仰視君每以義言之屬歲潦  
飢群無賴起績溪盜欲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  
視還請蠲徭役發廩以賙毗隸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  
縣簿縣比歲供玉面狸四十畢累不獲則轉購他邑糜  
貲毒民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詭飛田賦者歲取償里  
胥吏循格不究君一正其藉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春  
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有寓館  
吏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監司郡守爭為鼓  
譽江淞行省屬錄寧國太平二郡囚又屬覈考江陰錢  
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屬君所至悉以以一作能

聲江陰盜有枉為脅誅者吏黨按之既誣服已君反覆  
得其情為具獄白行省事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  
遭脅誅者得免死南陵縣僧以貲椎持縣短長堰溪水  
溉私田霖潦水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惧莫能  
施行君詣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慰且曰君出一鄉免於  
魚鱉矣未幾擢拜江淞行中書省掾曹無留事適淞西  
廉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句  
誣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辨起除  
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不就家居數  
歲又改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趣曰君所與游盡一時知

名大夫士咸燭君寃而君終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毋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磨君之迹當不誣矣寧無為君採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階前資廷承事郎監黃池務稅以至治三年五月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州某里之原娶把氏隸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澄沂洙女一人適淞東廉訪使侍其同朝之子通孫男二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為顏機其官業行已之略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之所為而人亦以此稱

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間嘗為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以共事卒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公聞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唐詩書尊姐詠哥息泊然亡豪髮世俗慮撫育諸孤子姪誠愛天至而急人之窮獎人之善汲焉猶負宿諾而抱隱痛皆他人所難為而君為之不知為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陶詩註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興之變國土瘡裂焚剽剪薙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

士之子孫遺了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  
未能大用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  
不配其德以歿於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  
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與今沂以進士入官  
有古學方嚮于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碩大光顯  
又將在茲歟是宜為銘所以勸後世之為善者不怠  
也銘曰 冕弗媒也玉有珌也一擯不用有子哲也彪  
炳而文立其皞也載善於銘行安轍也

故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銘

公諱曰忽乃世本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

居延海也曾祖諱怙穆爾越訶祖諱把造馬野禮屬該  
以財雄迥父諱錫禮古思當金廷浚都尚書省辟為譯  
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鎮國上  
將軍桓州刺史官名有馬因以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  
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投冠于地誓曰吾父死於國  
難吾紓家難可也遂侍太夫人王氏艱閔鋒鏑跋涉星  
夜出汴絕河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  
憲宗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始總  
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為斷事官治所中原久剝  
兵燹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規度政脩事舉

士悅民附晉為太和世祖皇帝以親王南伐公從行留  
汴餽饗六師悉發輶音人賦一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  
行陸輓穀百万斤散布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農  
在野而商在途不恐不驚而軍政備焉世祖皇帝即位  
降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勤瘁深可尚嘉云者阿藍荅  
兒拋魚兒泊叛倉卒之際公罄家貲市馬五百匹進世  
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汝也版戶遂試學子  
通一經即不同編民今令甲儒允丁者公始之也中統  
建元既肇建諸部明年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  
月二十一日薨于上都之邸第訃聞内外文武之屬縉

紳之士咸嗟悼盡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  
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某年某月日葬于大  
都宛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  
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為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官禮  
部尚書請于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勲事輕車都  
尉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事謚忠懿子十  
有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尚書  
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忝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  
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  
次世榮早卒無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

次世吉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溫嘉議大夫歷台州淮  
安瑞州路總管餘三人早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嫁  
廣東道副都元帥闕里吉思孫二十人長諱潤朝列大  
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梁郡公次節八王  
屋山為道上次禮下沙鹽司承次淵不仕次開監在京  
倉次遺道皆蚤卒次遵通迪次保六賜提舉都成所次  
未名卒次岳難武備將軍蘭溪州達魯花赤次雅古處  
士以孝聞次必吉男奉訓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饒  
監富池茶場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

士轉官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  
路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管  
勾河梁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謙昭功萬戶都  
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鹵合知行唐縣任  
者九人餘者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長武子中書省  
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猷子惠子並國子生餘皆幼諸女  
孫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祖尚書德足以  
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  
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邠時方遇於草昧而贊  
襄制度則幾於承平俾其  
年之間革其舊俗而

衣冠之傳實肇於我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歲父  
潤南官漳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  
得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亡  
忝官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尚書叅議中  
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冒寵榮夙夜憂懼惟恐違父  
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罪死不瞑目於地下  
葬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而卜廷之宗盟曰封樹八十  
年矣神殆安茲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既撫我曾祖行實  
萬一而略論次之矣忍不泣而終銘之銘曰 有岨而  
起之孰趨而掎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履之懿矣我祖百

年于茲衣冠之傳實維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  
草俗而忽其紀繩、孫子思馬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  
祀

勅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銘

皇帝御史作史一奎章閣詔大學士臣阿榮若曰御史中丞  
臣世安事朕日久克庸祇畏相彼世傳諒有啓迪之者  
其令臣祖常為文以刻於碑臣祖常北面受詔迺屬辭  
為碑之文以應詔曰皇帝將勸忠於天下俾人臣知善  
後之道茲千萬世慮匪私於臣世安也謹按中丞臣世  
安姓趙氏始居奉聖州之磬山四世祖柔當金季朔南

淪胥為丘墟矣柔團結義民柵險以阨其兵衝使不得  
犯為便道以給薪水如平時鄉之人賴以全活者億萬  
計會天兵下紫荆口柔率義民歸行省八扎且以單騎入  
各堡砦諭逆順各堡砦豪長皆持兵來歸我行省行省  
以潤制授龍虎衛上將軍真定涿易等路兵馬都元帥  
佩金虎符兼總管銀冶再進總管諸處打捕鷹坊加金  
紫光祿大夫有子六人長守贊佩金符兪山北遼東道  
提刑按察司事仍總管大都保定打捕鷹坊次守忠信  
翊校尉廣宗縣尹人戴之如父母焉次守仁早卒不仕  
次守純官百夫長次守政權打捕鷹坊次治一學老子

法有道提點汴之朝元宮以方外故不仕守贊二子長  
謙襲總管管打捕鷹坊次晟善治民作縣安喜鋤其武  
斷鄉曲者縣在畿甸上下稱之選為行監察御史再廷  
監察御史山東道廉訪副使燕南道廉訪使次年改翰  
林直學士遇公卿輒指言時事利病不休也守信二子  
長貫早卒次簡今沼水縣尹貫子世安廼今中丞君守  
純三子長還閣官百夫長次廷閣提領打捕鷹坊次山  
而早卒守政二子長允昭信校尉保定路總管府判官  
次密總管大都等處打捕鷹坊維趙氏以國姓世系綿  
遠譜牒無考北士尚質復不肯以姓之顯者為所出故



奉聖趙氏自元帥以下廷卜珠顥山之陽已而又宅於  
尤安今遂為易州涑水人涑水趙氏雖四世為郎官大  
夫然自中丞起家給事禁闈侍武宗皇帝冕服即蹈規  
矩言行有常事今上皇帝於潛邸勤勞夙夜夷險一心  
天曆之元皇帝入正大位徵拜叅議中書省事旋入中  
書叅知政事上讓位居東宮改詹事丞領典用監卿復  
入中書叅知政事領經筵事陞拜中書左丞入臺為御  
史中丞官資德大夫立待正府以中丞兼待正光顯榮  
遇在廷鮮倫而其折節下士蓋有人所不能及者令  
典官第二品得封二代異恩特封三代焉曾祖柔追封

天水郡公謚莊靖曾祖妣南氏追封天水郡夫人祖守  
信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天水郡君謚康  
惠祖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父貫贈榮祿大夫大司  
徒柱國追封魏國公謚貞憲母劉氏追封魏國夫人臣  
嘗讀古書歷徵紀載年表列傳臣之事君多矣其際會  
者不一或以戰勲或以民庸或以文章或以勤勞或奮  
於功名以垂於簡牘夸者謂國以身致亦無有不奕世  
載德爵位不大以蘊蓄茂蔭於後昆者也古則遠矣臣  
又幸得備從官聞世祖養德王藩時則有若姚樞趙璧  
仁廟則有若李孟斯亦雲從龍而風從虎矣其濬源豈

無自哉要知必本於仁而其傳自遠矣傳曰活千人者  
有後元帥生逢末世乎搏鬪諸盜以完黔首者衆矣奚  
啻千人哉則其後碩大昌熾遭遇聖明以成其名以顯  
其親者揆之于天道何疑焉中丞今一子曰享提點大  
府監內藏庫臣祖常辱列侍御史每從中丞在官日中  
丞論議持平臧否於疾言遽色弗之有也詔既命臣為  
文臣敢舞蹈百拜而獻銘曰 有趙之裔北廷于南涑  
水永宗元帥多勇赫々元帥叱咤風庭柵木疊石保有  
萬丁闔賊于原完我羣視自頂及踵膚無一疵豈惟無  
疵又無凍飢便其薪蒸食飲以時活人萬億歸我行省

天子曰嘻于大肆青凡厥逋逃悉來奠居申命元帥金  
紫懸魚有善有慶其美于胤分憲尹民咸樹官政廣宗  
之郊土瘠而硯膏以糞饒衆桑成苞民樂趨事戴以父  
母迄今有歌興於田畝安喜繼武實為弟昆鑠其頑礦  
使民不寃司徒魏公隱德于躬鍾美集厚全天而終發  
祥中丞事我皇帝兢々翼翼夷險不二皇帝曰咨々爾  
臣同我焉爾先維以勸忠移孝于忠培植基本爾臣銘  
之告于公衮

勅賜大司蘇國忠簡公神道碑

公世出朔北屬衛兀部小字忙兀的斤初公父朵羅木

從高昌國王內附當我定宗憲宗之時以未用中夏之  
字朶羅朮始用其國記畫言語為札書習諸部人世皇  
在潛邸亦頗講於其學朶羅朮既卒迺勅使者召公朔  
北公至上手公入便殿謂昭睿順聖皇后曰是兒幼貌  
偉絕肖其父宜出入屬侍間朕不忘朶羅朮也久之以  
能世父業命以其書職教內諸御出宮人忽都花妻之  
至元十年特命公提點資成庫階奉訓大夫主尚方幄  
殿伏宿屋令十五年詔改資成庫為尚用監拜公太監  
階中順大夫十九年廷太府太監二十五年又改尚用  
曰中尚仍拜公太監進大中大夫未幾廷中尚卿階嘉

議大夫尋命兼知太府監事階通議大夫成宗在位思  
顧舊臣以公久勤事特授正奉大夫進秩二品時上省  
方陪都嘗清暑西華門見公第庫隘屏飾不稱遣近侍  
諭公曰朕固知爾能守貧然家苟不給當朕言毋諱公  
謝曰臣材亡可錄者被先朝恩冒有俸稍廩既以給衣  
食乘堅策肥若疇人子姪非不有所欲願以無能不敢  
浮竊厚貲爾上聞益賢之武宗至大元年詔陞中尚監  
為中尚院就拜公中尚院使三月拜大司徒進階榮祿  
大夫從一品秩公以位大固辭不許仁宗奉昭憲元聖  
太后入平難召公計宜隆福宮公從容傳曰傳曰一多  
作籌對多

援祖宗訓實及制事統御之變其語罕泄不傳皇慶元  
年仁宗即位復拜公中尚卿每給事直宮對上必懇陳  
治要與國政在顯位無益於民者指切言之上亦以公  
宿貴有德者多味公言勅中書賜以楮幣萬緡公又謝  
曰臣自以為置肝腦不足酌上德日兢不敢有墜言  
汙履以孤累聖之眷故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  
服事寧幸財於無功耶上固勉之終不受其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一疾薨於昭回坊之賜第壽七十有六初葬  
順州第四鄉發信村之原元統元年四月公第五子監  
察御史塔納始買地於大興縣燕臺鄉艾村原作為塋

垣樹列翁仲石儀舉公及夫人之柩葬焉於是臺臣以  
聞有詔贈公銀青榮祿大夫太保上柱國追封薊國公  
謚忠簡夫人忽都花贈薊國夫人仍命具公行壽一作治  
善勞世族官治一作階樹文於碑刻之神道以假寵公之  
孫子塔納以監察御史其之狀以請臣論次其言曰我  
國家肇奮朔土車輿廬帳冠帶喪一作喪服以旦暮從事  
於四方有攻伐之具有守禦之備輓牛輶馬必物其足  
力毳韋筋木束輶之器必權其功一作功若一作工櫛比協材  
必皆良而後用故國初即設官以典馬蓋一代之制不  
比於衛尉太僕乘黃守宮令供億於祭享會朝幸畋而

已公以朔北聞族受知世祖自少以至於老曰資成曰  
尚用曰中尚未嘗一歲去他官而尤悉力以勤其事不  
以久而不足紐也其知者此乎夫在位者數徙則不得  
久其官官非久則無以習而知其事故下無所馴以安  
其治其弊賢者不能以及於功不肖者罪不積於著而  
天下之不底於理其不由是歟臣觀公之久於其任任  
之之專而得世祖任官之意焉雖然在位者非其人而  
恃久以為治亦小有能治者也又觀公之善於其職與  
其廉取辭榮而得公之為人焉信公之言以質公之行  
則其賢遠哉是不可使無銘也已公有子十人曰明理

忠翊校尉監重慶路瀘州曰八扎不花亞中大夫監安  
豐路致仕曰禿忽赤奉議大夫監南陽府裕州曰德奴  
武德將軍監汝寧府光州曰塔納奉直大夫監察御史  
曰脫烈不花曰太平曰曲林不花未仕曰脫不花曰赤  
迪不花曰七山皆天女一人為監薊州名上都之妻孫  
男十四人曰脫禾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曰脫，忠  
翊校尉同知宿州事曰忽脫曰忽都不花曰朶里不花  
曰不兒罕忽里曰萬僧奴曰和尚曰給只哥曰燕帖木  
兒曰德僧曰縛住馬曰伴，曰忙哥帖木兒俱未仕曾  
孫七人班迪承事郎昭孝營繕司大使曰禾上曰興哥

曰山僧曰海僧曰觀音奴曰福僧俱幼嗚呼公既顯榮  
壽考以終其身距今甫二十四年而後嗣之蕃衍盛昌  
若此塔納又能脩敏質勤以名其官方嚮用未極非其  
力勞而報約之微耶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  
當之矣臣攝官御史中丞塔納在察院故於其請奉詔  
不敢辭迺再拜稽首為系之銘曰 位躋而勤世不必  
久也公不以久而績益懋也寵馳而豐人寔斯受也公  
不以寔而廉自厚也夫惟其賢宜有壽也既碩既延公  
多後也燕臺比鄉墓焉公藏奚改于卜龜食惟祥曰貴  
與財孰願靡懷貴驕財悖式貽身哀維公則否維志之

求敢告胤續提公之休

霸州長忽速刺沙遺愛碑

霸州達魯花赤于闐忽速刺沙去官之明年州人列其  
事狀將勒諸石太史氏按事狀而為論次之曰始州有  
惡子房黑厮藉屬縣益津諸田五百頃上於會福院者  
會福以禱祠為官不急民事即遣屬人按圖制民田前  
官悉不敢何問而君迺告於太府請于禮部竟歸其田  
於民十七戶武斷里閑冒占征戍軍士名藉不應役前  
有司莫之省也君訶得之咸各俯首不出一語以服事  
編伍州在甸服百里藁秸之入官歲以醮償之比官醮

至集民於州而口給之君均以法人皆便之州雜五方  
之俗庠序之教不與君帥子弟以學而民知愧恥而遠  
罪凡若此者不一至於稅作稅稍廩而食餓者禦田獵  
以勸耕者梁津表道封植遂宜合社祀神雨暘時若是  
以知古之循吏之跡傳於載記者尤盡可信也夫古之  
循吏視今為無難者蓋嘗指以語諸人矣國家官制率  
以國人居班簿首州縣則又仍國初官各置建達魯花  
赤員並守令丞佐連位坐署闕然言語氣俗不相通大  
或恣睢壓僚吏小或嚙螫作螫單弱使者効治則稱謂  
氏族貴重人人皆假貸不繩細微廉慎之節彼亦往

甘心焉而欲效古之循吏能專志於治者寡矣君能不  
牽於時俗而且有所振起可謂賢也矣如此則國之職  
纂錄者可不為之書以訓於當世焉

故顯妣梁郡夫人楊氏墓誌銘

故曾祖皇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禮部尚書諱月合乃  
以忠統四年薨之日有子十一人自第五子以上皆  
冠而婚餘六子幼稚曾祖妣梁郡夫人白氏又先卒諸  
子以家素貴長者履跡未嘗一至田野幼者弱而母庶  
不能悉產業財畜之數豪奴婢因舞弄欺詐百物一空  
里第為奸臣阿合馬橫奪家遂凌替祖皇贈吏部尚書

諱世昌寔禮部府君第二子生子三人長諱潤皇贈中  
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甫十歲遭家難寄食東西  
少長自知學問試吏大都路喜得廩稍逮養不恥也時  
吏部府君屬寢疾祖妣梁郡張夫人曰脫不諱則家無  
冢婦孰與治賓祭廼以禮迎夫人歸我先公叅政府君  
焉夫人既歸吏部府君疾日益愈先公且置補荆湖宣  
慰司令史佐畫夔府之師名聲騰揚轉吉州路經歷滿  
歲丁吏部憂先公發廬陵遵陸北上夫人携其嬰孩舟  
行至廣陵僦居以俟先公之後命先公留京師葬吏部  
而侍太夫人親黨就食廣陵者衆祖常兄弟方求哺未

知事夫人始則賣粧具簪環衣袂不繼則晝夜紡績刺  
綉給養不匱服除先公調兩淮轉運鹽使司經歷再調  
監太平州當塗縣而夫人以至元二十四年六月三十  
日卒享年三十二故中書后司郎中楊琰之女琰母馬  
氏與我曾祖尚書為女兄世實姻家有子三人長未名  
卒次祖常始九歲次祖義四歲一女五歲先公官未受  
代權窳於當塗之文昌宮東南六十步後四十七年為  
至順四年子祖常始克遷柩於光州平原鄉先公桐鄉  
阡之兆嗚呼祖常不孝罪戾無贖天降鞠凶夙集于身  
致吾慈母年不登壽而罹罪不泚祖常方在齟齬哭又



不能盡哀迄今言之若利刃之刺心也追痛罔極歿身  
而後已雖身歿而又何及耶祖常延祐泰定至順三請  
于朝初封開封郡君進封開封郡夫人再進封梁郡夫  
人孫十人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獻子並國子生餘  
未名曾孫男一人狗狗曾孫女四人維顯妣夫人德  
配先考孝事舅姑睦親妯而撫庶孽慈仁貞懿婦道純  
全使世有職彤管脩女史者吾顯妣當昭章居篇首焉  
憶夫人病將棘時祖常孑然立床第前忽咏唾夫人已  
不能言顧指祖常唾迹泣下而逝嗚呼祖常尚忍書之  
耶尚忍而不書耶忍而書其又能文耶廼泣血為銘

曰 璧有時而燬土有時而為坎為墳嗚呼我妣天德  
純美宜受多祕而不期願使我孤子祿弗逮養哀於身  
歿而後已耶孤哀子資善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馬祖常述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四

碑誌

勅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

元有佐命元勳之臣曰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伯顏弘  
又帝室有猷有烈輔理旬宣弼諧寅亮小心夙夜幾三  
十年人用榆誦延茲休聲蓋古所謂社稷之臣也上即  
位之明年制詔御史中丞馬祖常若曰臣伯顏有勳德  
于世宜文諸石以勸有位爾言不誣其令有司具其頌  
我文宗中興之賢勞及其世闕行治序次之臣祖常受  
詔百拜退為文以進曰初文皇帝以武廟之子出居南

服民臣咸思依歸焉王時以平章政事佩虎符節制江  
淮諸軍鎮汴故太師太平王右丞相木兒建義  
迎文皇帝于邙使以告王王即檄下諸便宜發民  
丁給衛士聚芻糗金帛驛輸之用不商人貨約  
償倍息又許民折來歲賦充上供殺諸不用命者奪之  
官日接盥介胄坐省中指竿釐劃節警近廣儲峙浚隍  
壘堞剝缺完治使堅夜臨按盡五鼓下不遑寐雖葦礫  
械鑰之微服饔饌享之具必曲殫其心力別募虜勇五  
十人往扈蹕于道始赤刺里者有二千上屬乘傳來京  
師遣部人蒙哥不花月魯台羅里遂殺之尉氏館平章

曲列右丞別吉帖木兒以私持時銳鈍疑沮王王手刺  
死之榜于衆以舉義事戒有司奉行毋忽民翕然引領  
上之來朝夕急而叅政脫別台萬戶明安答兒欲連  
兵圖不利脫別台手刃坐王下數晷幾刃王王起拔  
劍擊之走追斫其右臂殺之以徇取所佩符節整齊其  
部兵得驛馬千二百騎下明安答兒獄使聞上悅甚遣  
撒里不花拜王河南行省左丞相是年秋八月廿日大  
駕臨御汴王擐擐貫也強橐鋒率汴父老子弟導上至  
汴邸搃階下諸陪從官率卒吏賞予各有差百給物罔  
有纖鉅畢取如寄而汴人且謳吟市不易殆不知載体

之大而勞也明日上解所被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  
文鶻為賜王趣勸上曰神器虛久請亟此轅以主宗社  
廼忘車徒嚴約令麾畢羅終扈上渡河度道計日以息  
至則頻遞供張靡一不具士無敢譁以怠而民扶携望  
拜歡呼如恐後越七日駕還宮以九月十三日正皇帝  
位詔天下改年天曆大業遂定加王銀青榮祿大夫河  
南行省左丞相尋拜太尉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  
千兩楮幣二萬五千緡加開封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  
御史大夫中政使明年正月拜太保加儲慶使尋又賜  
白鶻文豹降虎符加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時上以

天下讓明皇帝居東宮拜太子詹事太保官階勲職悉  
仍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九月加儲政事三年正月拜  
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特命王有大勲勞於天下凡飲  
宴賜以月脫之禮國語喝盞也王定大難誅戮既多宜  
防不測賜怯薛五百人滅里吉百人阿速百人俾朝夕  
宿衛王左右以備非常仍賜黃金兩龍符其文曰廣忠  
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繫以寶帶令世為明券又命  
闕出王之孫女二年八月進封浚寧王加侍正府侍  
正十月加昭功萬戶都總使十二月加宣毅萬戶府萬  
戶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故金符三年十月加徽

政使元統元年六月 今上踐祚以翼戴定策之勲  
越二日拜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脩國史兼奎章  
閣大學士領學士院太史院摠回紇漢人司天監事八  
月加領經筵事十一月改封秦王二年正月加威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太師總餘職佩符領軍如故王昔十有  
五歲成宣宗命侍武宗于藩飭躬盡瘁不自暇逸勞任  
懽使必先諸御人仁宗王明宗于周命王為周王常侍  
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拜御史大夫六年拜  
江淛行省平章政事三年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在汴  
所至索政所宜施利害與民舉除之而宿奸頑豪異時

常矯虔以毒民者往 視魄去懼罪之將及已故四海  
之人靡不相為鼓頌而被惠之邦尤嗟其來之暮而以  
不久留為嘆且望也父曰

武宗嘉愛焉大德五年從武宗北征與海都軍戰鐵堅  
固地戰哈刺塔花塔地斬虜最諸將十年部將幹羅思  
失班等遁王追擊之失班格閉不下王數戰力至失刺  
不刺地失班降即不殺十一年武宗自知林入纘大統  
錫名曰把都兒拜吏部尚書把都兒國語雄武也至大  
元年改尚服使其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十一月

拜尚書平章政事時賜龍虎符領右衛親軍都指揮使  
三年正月加官特進延祐三年謹只兒總宿衛與聖太  
后宮皇贈懷忠秉義毓德衍慶惠迪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鄭王謚忠懿妣燕赤吉納鄭王夫  
人大父曰稱海故領軍百戶從憲宗平宋攻合州釣魚  
山戮力王事以歿皇贈守忠翊正効節宣力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王謚莊順妣忽刺真  
河南王夫人曾大父曰探馬哈兒給事宿衛皇贈服勤  
翊衛秉信基德功臣太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  
陽翟王謚敬簡妣忽都真陽翟王夫人元統二年上猶

以恩禮為未稱也今有司更護進封曾大父曰服勤翊  
衛履信基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  
陽王謚忠靖妣淮陽王夫人大父曰推忠宣力同仁効  
節勤遠功臣追封淮王謚忠襄職階勛如故妣淮王夫  
人父曰推誠秉義協恭保德翊運功臣階勳爵謚悉如  
故咸有褒辭以示殊禮正室夫人怯烈真氏加封秦王  
夫人故丞相野仙普化女故太傅右丞相禿忽魯之女  
弟兄四人長也速迭兒平章政事留守次雪你台次燕  
帖木兒中政使次教化的尚服使皆世弟二人伯要台  
蚤卒次馬扎兒台今御史大夫子男二人長把刺釋理

次沙加釋理咸備宿衛世滅兕吉解氏夫以王之忠清粹德輔翊累朝孝友於家嘉靖于國禮以自持義以立功董萬事之紀成熙洽之治為一代之臣宗而又有捍王定策之大勲著在我國家信史有載鼎銘是刊宜也矧又秉國鈞揮化澤佐我天子於未艾則夫爵有王土極此光耀寵榮以燦休美於後世不其允哉古稱有社稷臣者王之謂矣國家平康百有餘年君臣之際於斯為盛夫子名碑首曰佐命元勲臣祖常文其敢辭謹齋沐而獻銘曰赫矣文帝龍奮于南雲雷經綸家難用戡梁奠中夏八方之樞一有猿獍則柅我徒豈柅我

徒民胥于痛匪直民痛將戮我大謨有疑秦王殿師于梁襲甲于裳斬其無良合兵在郛赫馬在廐以迓我元后則罔不奔走元后戾止耄倪郊迎弓矢鈇鉞象箠寫弼犬勞兵士牛酒金帛賈訶于區農嬉于陌艤舟河澗謹帝之來神工授能瞬茲濟而帝曰王賢汝久服事相與有家式殫勤瘁予聖考武皇惟王之嘉大毒收指氣無留遮外官蕃垣焮其鷹揚奉予一人征徒皇虎旗龍章日月之光帝車載安言留上國廟見告主配天建極迺肆大眚乃旌有德王實左右以毗以翼皇帝曰嘻晝日三接鎧服寶刀金篆符節往總予揆施我民提獰

者以恬呻者以愧孰降割于下鼎湖攀號時定大策王  
實焦勞肆聖天子文皇帝是以乃圖王封繹彼世紀山  
川土田南國之埃曰佐命元勳惟王實有天子詔臣臣  
揭碑首臣辭不誣庶以永後作秦王考以續周旨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中書  
右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忠孝世臣戴于中興功在社稷  
其令臣祖常文於碑以昭于無極焉臣聞帝王受命天  
必儲瓌偉絕世之資將相之才與之會遇以成大業如  
我太祖世祖英傑智謀之士聯裳充庭以為一世之用

者豈非天哉天曆九年戊辰皇帝將正大位天人合應  
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八月四日甲午率勇士十七人兵  
皆露刃建夫義於禁中乃誓於衆曰武宗皇帝有聖子  
二人孝恭仁文天下大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  
紀有不順者斬手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縛之分  
命勇士執諸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庫錄印符空百  
司皆入內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理董瓦等乘遽迎  
皇帝于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者接  
踵於道左矣癸卯弟撒敦子唐其世皆棄其妻孥來皇  
帝以是月之甲辰發中興以丁巳至京師比至浹旬之



間兩以左右矯稱使者南來者云駕已次近郊諸王及  
河南省臣萬戶各以兵從民勿譁驚北來者云皇帝大  
元且至於是中外翕悅而衆志定矣九月庚申諸侯王  
王禪將北軍軍榆林西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趣撒敦馳  
入營壁衆潰追之懷來戊辰敵入千門鎮關撒敦赴之  
戰東薊敗之十有三日壬申上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受  
百官朝甲戌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  
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  
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雜米二千疋白鶻  
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東出薊討禿滿帖木兒

平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  
居庸關路六口丙子裹糧趨榆河未戰聞大駕出宮親  
督將士亟請見上奏事曰凡軍事一以付臣願陛下班  
師撫安黎庶上旋宮明日丁丑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  
帖木兒同知太不花陰構變未發事覺械三人送闕下  
斬之已卯與王禪前軍戰榆河勦之追殘兵于紅橋北  
阿剌帖木兒捨刺馬前盤馬斫之刀中左臂部曲和尚  
斫忽都帖木兒亦中臂二人皆驍捷將也會日晡就宿  
戰所庚辰上聞之遣使賜御衣一襲慰勞甚渥兩軍  
紅橋木為營辛巳合兵鏖戰白浮之野大敗之手刃七

人夜二鼓盡呼裨將阿刺帖木兒字倫赤岳來吉使將  
百騎風上文譟亂以鉦鼓箭射營中敵自蹂躪至旦始  
悟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甲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列  
白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撒敦出其後  
南向八都兒脫木兒出其前北向鼓譟大呼吹銅角  
雜人馬聲彼營軍不知計又皆夜相射旦乃西走八都  
兒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兵于昌平北上遣賜上  
尊酒諭旨曰丞相每與敵戰親冒矢石脫不虞柰宗社  
何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敢後者  
臣論以軍法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

履徒跣求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亡入北山發也  
速歹兒也不倫撒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竹溫  
台闊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撒敦進以大  
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孛羅帖木兒  
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兒撒兒討溫四大將縛兩手載于  
馬鞍獻上天子斬之降者萬人餘兵四散夜遣撒敦脫  
脫木兒遮虎北口要其歸途丁亥諸侯王也先帖木兒  
及禿滿迭兒驅萬人薄我畿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  
丑朔日晡彼方憇馬我軍直擣之不及抽一矢東度潞  
水而逝庚寅各面水陳兵不戰辛卯宵遁我軍渡潞水

襲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也先帖木兒朶羅解及禿  
滿迭兒答海血戰擅子山棗林唐其世從殺太平於陣  
中餘夜遁甲午撒敦脫木兒將兵追捕乙未諸侯王  
忽刺解指揮使阿刺帖木兒安童自紫荊關口犯良鄉  
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食馬以囊盛草粟繫  
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忽刺解兵潰凱還都人觀者拜  
者填道入見天子無矜容馬上大悅己亥進封答刺罕  
太平王以其地為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黃金為  
印章以寵賚之珠對衣寶帶一具答刺罕華言世貸之  
也禿滿迭兒復入虎北口戰擅州南殲之萬戶路刺那

海以戲下兵降殺禿滿迭兒函首京師誅忽刺解阿刺  
帖木兒安童朶羅多塔海於國門之外齊王月魯帖木  
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乃起兵嚮開平曰皇帝正大統於  
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倒刺沙囚首請死十月廿有二  
日庚戌奉皇帝璽來上大業遂定明年己巳上固讓位  
於大兄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撒迪致讓奉迎三月戌  
辰丞相護皇帝璽於北土明宗皇帝嘉之拜太師官階  
如前迨明廟上賓皇帝游昇大位一歲之間為天子佐  
命兼揖讓征伐之事而使中外清謐華夏又寧者茲非  
天儲其才使與授命之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來奏

上詔贈定策元勳名碑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首而  
獻銘曰 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啓運曰  
皇帝武皇御極惟昌靈在天惟祥神在廟惟享祐厥聖  
子弗畋以克作克弗燕于室海上浴日車還周逵陰隲  
我民上帝監觀儲茲師臣維茲師臣出將入相戴我元  
子征伐揖讓桓于于有亟有徐露刃袒呼虎旅疾趨  
建義禁中群疑未同縛二三臣誓言於公君君曰大統  
之傳武皇帝有子天序秩孰敢干紀聖祖明訓封建  
伯叔分地車旗屏翰林服孽臣萌芽交搆我家神怒而  
憤民恫而嗟于徒于旅闕其如虎仗忠履順有弗義者

斧地官金帛司馬介胄于時廷臣先事恐後大車出之  
軍容大施扼其重関使不得突馳羅絡森峙戰守攻具  
潢池弄兵悉衆來赴載同我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  
鱗地赭禡衣旣徒日降萬夫號泣草間丐其完膚皇帝  
曰嘻丞相汝勞晝日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首是皆帝  
社驍將賈勇及我弟與子十月日吉來上玉璽姦臣蹙  
顛泥首就死莫茲海寓登世萬千矢辭貞石元勳之宣  
元勳之宣開國江墀子孫保之維善慶弗愆

故貞節贈容國夫人薩法禮氏碑銘

夫人薩法禮故大断事官雅老瓦實之女孫故江淮等

卷十四  
十一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阿里別之女故贈榮祿大夫大  
司徒上柱國容國公帖木兒普化之妻今朝列大夫治  
書御史阿魯忽禿之母也夫人生有淑德懿行未大顯  
著詔令臣祖常製其碑辭始夫人歸故樞密追封昇王  
土上哈家時王方窮荷干戈宣威萬里拓土開疆為國  
虎臣貴盛光寵旌節焜耀夫人若常人女婦上堂執婦  
道親進盥櫛無失容也已而帖木兒普化出領建康廬  
州饒州等處食封戶達魯花赤夫人隨之江南知民間  
衣食生業愈自抑損貴習大德丙午帖木兒普化卒夫  
人年甫廿有九也哭泣喪服葬具有法既有喪亦不事

塗澤面髮殆如槁者以儉率下其家能完居廿有六年  
夫人將六十矣建康府上事行御史臺行中書省公牘  
交上中書下尚書准律可旌其門曰貞節又十年為至  
順辛未夫人既卒矣子阿魯忽禿請于朝追封容國夫  
人子四人曰禿魯曰和上曰亦憐真並不仕而歿一今  
治書侍御史也痛其母之早寡能以禮衛其身又教我  
使知讀書有所樹立於時銜哀具儀告其寮友馬祖常  
曰吾母真節方諸古烈婦無以尚也今幸有詔命汝為  
文以揭於碑祖常曰諾義宜為文矧我明天子有詔乎  
臣聞有道之世比屋可封蓋民化矣焉用所謂刑哉國

家列聖治平重熙累洽其男子多公卿將相之才其女子往々天資之以專靜貞順之德然不為世所知者衆矣夫人子賢乃得暴白之也謹按夫人于闐人祖雅老瓦實充大斷事官者國初官制未遑立凡軍國機務悉決于斷事官斷事官行治在燕窩輿尚駐和寧中原數十百州之命脉繫焉非今日隸于省院者也父阿里別以不附權臣而坐法故書夫人之行而并著其祖考之實所以表其積善之徵亦孝子慈孫之志也傳稱周南召南刑家以及國則婦人之相其夫子者多矣天子屬臣載於文者詎非廣教化之意歟臣祖常乃奉詔百拜稽首而

獻銘曰 有貞節淑女早嬪大家節其珩璜不服于奢上堂問姑下堂事夫進與與一主饋婉愉夫官江南實臨食封夫人喪鬢哀戚靡容積年弥堅弗随弗廷有司騰書表於里廛豈惟女師以義迪子秉憲內外震磐遠近始即泉丘夫人開國藿第光華令善惟飾舅尊為王夫榮為公子為臺臣何憾於終漂水之陽大江北紆柏松亭有碑龜趺命勒銘詩天子所施今日宜之世之女師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四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五

行狀

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董君行狀

君諱元姓董氏趙州柏鄉縣進德里人也考世增世服  
農畝喜文字孝事父母鄉井以善稱妣夏氏生三子長  
曰貞次曰成君之季子也君剛毅体幹魁岸迨金室之  
亂兄貞等各逃難避徙君獨留養親不去雖蹂于兵戈  
之衝而奉親之衣衾酒食必以時進或有暴于鄉者則  
率衆以禦之以是寇慙不敢相犯而鄉境帖然作業無虞  
迨聖元戡定華夏寵綏流亡民日漸離愁苦思土著而

在所豪猾乘時劫奪卑弱以自利君尤憫之族黨有逃  
亡而復歸者君即以完產而分給之微至井舊不潔毀  
也由是人益高其義其年調民赴雲州冶銀坑有司持  
民急甚君亦在行中又被檄督役其年故丞相淮安王  
使者入見上因命護工悉君執事恪謹及報政乃以其  
衆別藉也可皇后位為綿戶仍署君為戶長益優之也  
君無幾棄之還里中家居課子孫讀書為儒生俾將有  
用於世也君平日務質朴不事靡習不與人角利常以  
理論人不使之有爭鬪獄訟割財以周人之急每語人  
曰吾始以孤童遭世運屯難出萬死之厄而長逢天下

治康而諸稚頗慧若將有成人之望噫天其所以相我  
耶至元廿九年病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葬于先塋之  
兆葬之日執紼泣送者二千餘人後以孫訥貴贈亞中  
大夫順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趙郡侯夫人夏氏追封趙  
郡夫人遂考於禮之意而合葬焉有男子四人長曰進  
以子訥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配文安趙氏封趙郡  
太夫人次和次福次祐女子六人長適郭讓次適薛寬  
次適番禹縣主簿孟瑛禮部有子二人長曰訥以儒起  
家辟為燕南道廉訪書吏嘗以太節自任轉拜監察御  
史對繫太師右丞相鐵木帖兒在廷不敬震動一時由



在所豪猾乘時劫奪卑弱以自利君尤憫之族黨有逃  
亡而復歸者君即以完產而分給之微至井舊不潔毀  
也由是人益高其義其年調民赴雲州治銀坑有司持  
民急甚君亦在行中文被檄督役其年故丞相誰安王  
使者入見上因命護工悉君執事恪謹及報政乃以其  
衆別藉也可皇后位為綿戶仍署君為戶長益優之也  
君無幾棄之還里中家居課子孫讀書為儒生俾將有  
用於世也君平日務質朴不事靡習不與人角利常以  
理論人不使之有爭鬪獄訟割財以周人之急每語人  
曰吾始以孤童遭世運屯難出萬死之厄而長逢天下

治康而諸稚頗慧若將有成人之望噫天其所以相我  
耶至元廿九年病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葬于先塋之  
兆葬之日執紼泣送者二千餘人後以孫訥貴贈亞中  
大夫順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趙郡侯夫人夏氏追封趙  
郡夫人遂考於禮之意而合葬焉有男子四人長曰進  
以子訥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配文安趙氏封趙郡  
太夫人次和次福次祐女子六人長適郭讓次適薛寬  
次適番禺縣主簿孟瑛禮部有子二人長曰訥以儒起  
家辟為燕南道廉訪書吏嘗以太節自任轉拜監察御  
史對繫太師右丞相鐵木帖兒在廷不敬震動一時由

是敷歷顯要政譽日隆今官登大中大夫吏部尚書次  
早卒女四人長適耿氏次適孟氏次適尹鐸次適趙德  
和有子一人曰世傑提領順德等處雜戶女二人長適  
楊祥道次適霍祿福有子一人曰誼女三人長適郭明  
次適王隆次適獨端祐有子二人曰諒曰誠吏部子二  
人曰衍資夙悟績文有緒已而不年曰維盤女二人皆  
幼按董氏世出遠古而至廣川漢江都仲舒名最顯廣  
川為今河間地於柏鄉圻壤犬牙郡侯豈其苗裔耶不  
然名德之盛又何以異於自斬艾者哉初郡侯純篤力  
慕善道殊不知責報於天而必其子孫昌熾於後也但

德鉅器大者福祿之所歸爾予每觀世之大人長者多  
不能偽茲豈非人所積歟若郡侯可謂求福不回者也  
予與吏部同官于朝而又同志于古也吏部屬狀其先  
世之行予奚辭焉願立言之君子重有以著於文俾孝  
子慈孫之志德昭其祖孝之光美於罔極者是亦善  
之道而春秋之教也謹狀  
傳

息毗傳

淮北堧有州曰息先息國也居申蔡沉頓胡黃之間自古  
國有南北分則受勦焉以是地大壤曠蓬茅聿興天元

視四海為堂陞力田之毗多就懇焉有毗媯姓於凡毗  
中最稱善播種事致殷厥家然大都世之靡麗竒瓌淫冶  
纖絕可酣可嗜者一切無所好俄為子求婦毗翁謀於  
其媯曰今茲東家女清婉靜淑姿美甚年且盛可當吾  
兒須召媒氏通慙慙頃之果召媒氏往問媒氏乃過女  
父母家匿所過事陰覘女子病瘦腫至不辯頸領背如  
負箕腹下垂如料目黑白不分色漆墨卒自項及踵無  
一善相媒氏竟去報聘子婦者曰所問女不足當即君  
萬一具言狀其翁媯反訾媒氏謂間諜兩好且稱女子  
有柔德能女工不論色也仍召他媒氏往他媒氏性駟

儻善佞承戒過女家既見女父母詫陳國媯氏聖舜苗  
裔今家同姓之國淮西壤有畝粟千鍾地百頃資巨萬  
其子復丰姿容多才藝門下女妾熟知儻母靳賄我俾  
二姓合好則門下女專有其家父母如所請期受聘金  
日半相餽他媒氏還報曰女子玉色豐頰巧笑美目騰  
光古毛嫵西子不敢近又刺綉剪縷雕鵠毛腊極天下  
之工味願亟聘無怠否則為王侯夫人翁媯喜不任比  
聘女先出束帛勞他媒氏乃別奉白玉二轂黃金十鎰  
純繡采稱是請日納聘凡翁媯內外族暨里閭所善聞  
之皆切笑相與圖告翁媯云他媒氏言斜于情先媒氏

乃摘實耳翁媪俱不聽命其子遂婚迎成禮女子既歸夫家詗舅姑不我陋偵夫之覲我之不灼也讐族里之宿毀嚙我也大肆專妬日凌其夫凡夫黨之登其門者壺漿亦不饋焉惡聲彰著醜狀百出雖夫之女兄弟佩履聲過戶外亦恚恨不解居半歲舅姑怒於堂夫惡於室諸所與無不欲速其夫之出之也久之沉憂積無所寄托於天地之間屬淮濱大水因自溺死世之女子至今羞道焉太史公曰傳稱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吾徵諸古君子可信使此女幽閑貞懿以組紉為事不害其為賢也

庶幾尚德之君子亦娶之以何乃用媚道賄媒進於天夫初不灼見厥醜久鮮不敗彼舅姑者擯良媒不聽信龍耳於他媒氏納陋婦終致貌行不可掩積怨交惡稔禍室家宜乎世之出婦也多矣

王氏傳

唐縣董堅妻王氏同縣人王瑄之女僉江南淅西道廉訪司事世安之女弟初王氏嫁堅時年十五堅父母在王氏居于室執婦道非饋食堂上屨不過寢門委諸娣姒間衣弊舊不補綴十百空不棄或蚕得純素即問舅姑孰與舅姑不與人乃縫夫衣久之堅襲父職為切

州翼管軍百戶戍兩淞王氏留侍舅姑所至元丙子堅  
將麾下兵從成交趾與黎蠻戰死瓊州海上王氏年甫  
二十七聞夫死喪哭三年堅父母不忍婦哀甚恐且死  
常慰唁之王氏悲脫簪珥不圖澤面髮脩婦女容日手  
緝麻某作布間剪刻采繪象四時草木敷蔭俾人持  
入里巷區舍易有滋味物食事舅姑益恭舅姑死王氏  
葬之棺衾服布不貫貸於人且有二子鞠保盡慈稍長  
使從鄉先生學古義二子後果有樹立為文吏知名今  
王氏年六十七矣縣令丞上其事丞相府丞相府下郡  
國曰有令旌其門可延祐甲寅三月翰林侍讀學士清

河元公為表曰貞節王氏之門嗚呼真丈夫女也贊曰  
劉向叙列女傳曹大家注不失義世傳此書又列之漢  
藝文志女道於君子不翅十百倍何文學論著不已也  
今唐縣王瑄女方諸右烈女何嘆其傳信無疑

### 節婦高氏傳

畿內屬縣永清為夥南直村遠永清之治所積以里者  
若干土衍而民樸其男子率能力田慕義不敢弛教而  
近刑故永清一縣居畿甸五方雜俗之中獨稱為鄉多  
善士然在男子之勸學迪德固其所宜而何足尚也若  
夫婦人女子之行有能卓然不為時俗之所移巍然提

身以節孝之美而無始終之異此雖縉紳君子猶或難之况婦女乎哉况婦女乎哉高氏者永清南鄉漆里村高澤之女也笄而嫁同縣南直村里之王用嫁九年而用死有二嬰女哇々以泣兩舅姑衣履日穿漏視高氏抱持二嬰心悴々内悲我子已死婦有女子無丈夫子婦一旦必棄王氏去後高氏紡績給養兩舅姑益謹比及老高氏事之過其夫用初死時比其終高氏謀棺衾塋且一如大家身自表率二女習女工閨門之中出入有限今長適某次適某自是闔永清之人悉以高氏為女師而尊敬之如此者四十年矣縣書其狀列上於大府請褒獎厥德藉用為勸府牒御史覆實禮部考制吏牘相徵無害於文然後命有司署表里門不役以事嗚呼俗之不善有司之過也茲永清之縣大夫知以善俗之意為政得請於上可謂有治民之術者矣故因高氏之行而并及其官焉

附錄

桐鄉阡碑

虞集撰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  
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  
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  
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  
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  
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  
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

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于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以為次一作資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

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草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昔為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備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



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為代開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

銘并序

許有壬撰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馬

祖常早擢高第庶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賜碑記德庸示報功集賢院以聞制可命臣有壬為文臣玄為書臣起巖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尤厚始以學士被命繼冒承旨皆職紀述其敢辭公字伯庸世雍古部居靜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高祖也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桓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曰官以馬為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皇征宋留汴掌饋饗累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洲路總管府事贈中

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梁郡公妣楊氏追封  
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公七歲知學得錢即以  
市書十歲見燭歌燒屋解衣沃水滅之人嘆其異蜀儒  
張公頴講經儀真公未冠負以疑義數十張公竒之科  
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應  
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拜監  
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蒸飲得請公  
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大史執筆雖有懷姦  
利已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  
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為

皇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  
公首知其盜觀國史泊同列疏其十罪仁廟震怒罷之  
黨與之布要地者皆論列出之端人昔與牴牾而擯斤  
者請拔用之秦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之豈  
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  
家居待罪薦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厯月餘辭  
歸起為社稷署令罷雜事于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  
縣尹欲中傷之退居浮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泰定建  
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  
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內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

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為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  
曆初再使召為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讀  
卷官時號得人叅議中書省事叅定親郊典儀充讀祝  
冊官禮成賚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犀帶及御書奎章  
閣記內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徽政副使拜南  
臺中丞今上即位召議新政賚白金為兩二百楮幣為  
貫萬金織綺為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  
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祿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說必陳經  
史大義叅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  
僚禁酤時面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聞

以事闕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沒入  
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  
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資德大  
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于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  
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今贈謚  
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郎湖廣行省檢  
校官文子徵事郎秘書監著作郎孫男三女二公言事  
剴切嘗建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尊諸母以厚彝  
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強蹶張老死草野當  
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不用識者歸之至於

論刑一本哀矜嘗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未蒙殊  
渥雷驗情遇恩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不及百者  
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衆之條又復為此是錯綜網羅  
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未死者  
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  
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為文精核務去陳  
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  
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畧編集  
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  
王食之賜嘗進擬稿為之嘆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

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而  
下列為四色國人泊諸部為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公  
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為學初不為貢  
舉也以挺特之資丁大明之會衰為舉首馴至達官威  
重足以鎮簿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教設  
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初為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  
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吐菴苑生其中部族有儒文  
貞伊始文貞之世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延并  
至公有大無撤嶄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

甕益習以進益混以澣不溺于流而登于岸先秦兩漢  
華咀實擷天籟冷厲石湍激冽天子有詔乃興乃賓寔  
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條莪芻冠以爾柄鑿安我  
考槃遐心浮雲束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啓沃皇格于  
天公司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龐恩異數川委充溢  
云胡修途六十而柅既易其名亦大其封于光之原賜  
碑崇、賜碑崇、於赫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諛惟爾  
部族文貞有蜀叙倫敦典益介戩穀

石田山房記

桐栢之水發為淮東行五百里合澗潢山谷諸流左盤

右紆環繞山麓其南有州曰光平行而草茂民勤而俗  
樸故贈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  
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  
念其子之能勞而將去也乃為之卜里中地亟其乘屋  
而俾就家屋之側有崇丘可六七丈溪水旁折而出岸  
碕之上嘉樹苞竹蒼蔚蔽廚前為木梁、溪而行周垣  
悉編菅葺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  
器更相貫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  
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士雖硤瘠寡殖不如江  
湖之沃饒然猶愈于無業也祖常者曰樂而居焉于是

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為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  
士請為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馬石田文集附錄終

題馬石田文集後

山西按察使汝南熊騰霄以有元  
同郡石田文集經兵火之餘世無  
全書每宦轍所至輒加尋訪得則  
躬自校勘欲重刻梓以傳既成屬  
余識其後余惟古豪傑之士力學

聖賢窮性命道德之奧沉浸濃郁  
淪心洽髓積於中者既深然後發  
而為文雖不苦心極力以求其工  
而自與古之工文者並故粹然煥  
然一出於聖賢性命道德之中足  
以垂當世而傳永久非若後人取  
青配白誇竒闢巧之文也自聖賢  
道否河洛關閩闢而闡之天下之  
士靡然從風一歸于正有元八主  
中夏僅百年而許文正公繼作當  
時能文之士皆主理學苟背於理  
世皆嗤之觀虞楊范揭吳臨川黃

文獻諸公是已石田先生馬文貞  
公祖常也字伯庸西域人父潤同  
知漳州路家於光州延祐初設兩  
科取士時元明善為試官取公為  
會試第一及廷試在第二於是名  
震京師時君亦謂為中原碩儒今  
觀其集詩則溫厚和平而不為浮  
靡文則俊偉雄朗而動中法度其  
明白痛快如青天萬里烟雲不生  
其峭拔峻厲如孤峯獨聳霄漢為  
侶其精神氣焰盪摩日月振撼山  
川耿々乎天地之間不可遏也嗚



呼其亦深究理學而以聖賢為歸  
者歟其亦聞文正公之風而興起  
者歟不然何有典有則之如是也  
元史稱其工文章務去陳腐自成  
一家言詩尤圓密清麗誠知言哉  
斯集之行非特如夏鼎商敦惟好  
古博雅之士好之將如穀粟布帛  
天下後世之人舉皆好之矣公立  
朝大節并出處之詳前人書之茲  
不贅

弘治六年歲在癸丑秋七月朔  
賜進士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翰林院  
國史修撰 經筵 講官兼  
文華殿

講讀官致仕維揚張頤題



書重刻馬石田文集後

翀少時從雲軒先甫君過石田先  
生墓下先甫君指示翀曰此元尚  
書馬文貞公之阡先本西裔廩考  
仕光占藉為光人子孫入

皇朝始遷甘肅之蘭州公鄉之典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翰林院  
國史修撰 經筵 講官兼  
文華殿

講讀官致仕維揚張頤題



書重刻馬石田文集後

朮少時從雲軒先甫君過石田先  
生墓下先甫君指示朮曰此元尚  
書馬文貞公之阡先本西裔廩考  
仕光占藉為光人子孫入  
皇朝始遷甘肅之蘭州公鄉之典

刑也所著有石田集散在人間日久  
恐致泯沒汝長脫為世用當圖所  
以永其傳哻既長每得勝國文章  
家如袁伯長清容居士集虞伯生  
道園學古錄讀之見其與公倡和寄  
贈之作多所推重而伯生稱元祐

首科得人至以公為第一且謂其與張  
夢臣歐陽原功諸君子皆赫然有  
稱於當世及讀蘇伯脩陳衆仲柳  
道傳集則又見其以嘗受知公為榮  
於是信公之述作誠與諸大家頡  
頏後先無疑也而先甫君之言亦於

是有徵矣恨其全集之未見訪諸  
鄉故老歷十餘年始得鈔本於亞  
卿却公家如獲拱壁後官御史出  
按甘肅又得見公之裔孫馬鐵牛持  
公所撰母夫人石刻墓銘來又獲知  
公世裔之詳時先甫君已謝世矣而

嚴訓猶在耳每思繙刻以傳中多  
舛訛無從考正乃手錄其母夫人墓  
銘附集中而并錄虞伯生撰述其先  
桐鄉阡表及許有壬所著公墓碑  
錄于集尾謹藏私篋又十餘年矣茲  
承乏山右臬司嘗與僉憲楊質夫論

及近世文章家質夫必以公與袁  
震蘇柳姚元諸大家並稱曰思諸家  
之集皆盛行于世惟公之集藏于予  
菽而不彰非所以景仰先哲之意且  
非所以成先志也於是發篋出是集  
置諸几案間每公暇輒自校讎又

逾年而始克終徧爰捐俸募工刻于  
太原府學宮將其天下後世共之其  
卷秩次第悉依舊本不敢妄有所增  
損至於述作之工則又有當時蘇陳  
二公與今學士李公之序文在否  
不敢妄有所評品也刻既成庸書

此以見是集再傳之由云爾  
弘治癸丑夏五月之吉  
賜進士正議大夫資治尹山西按  
察司按察使汝南後學熊昫書

